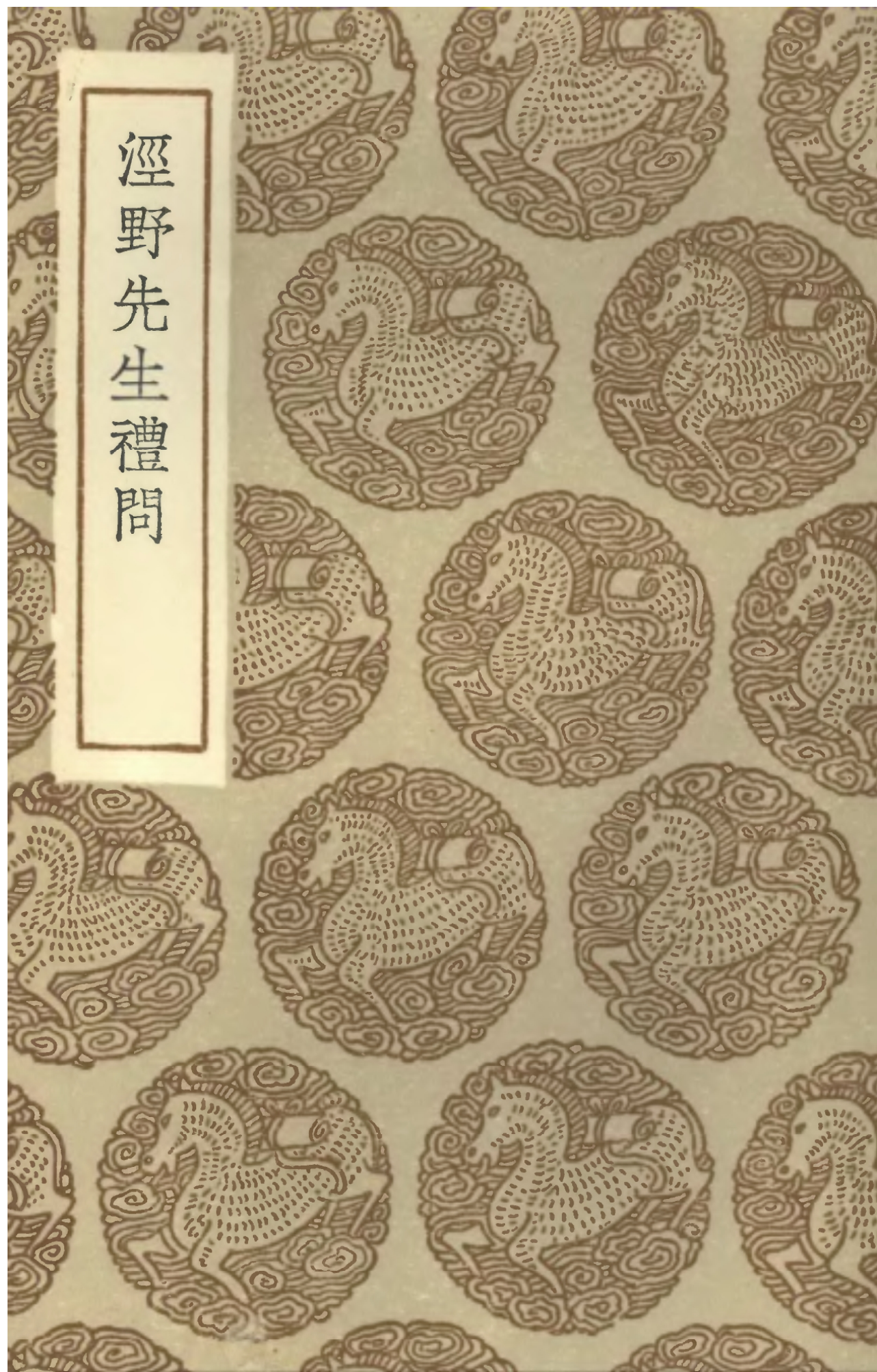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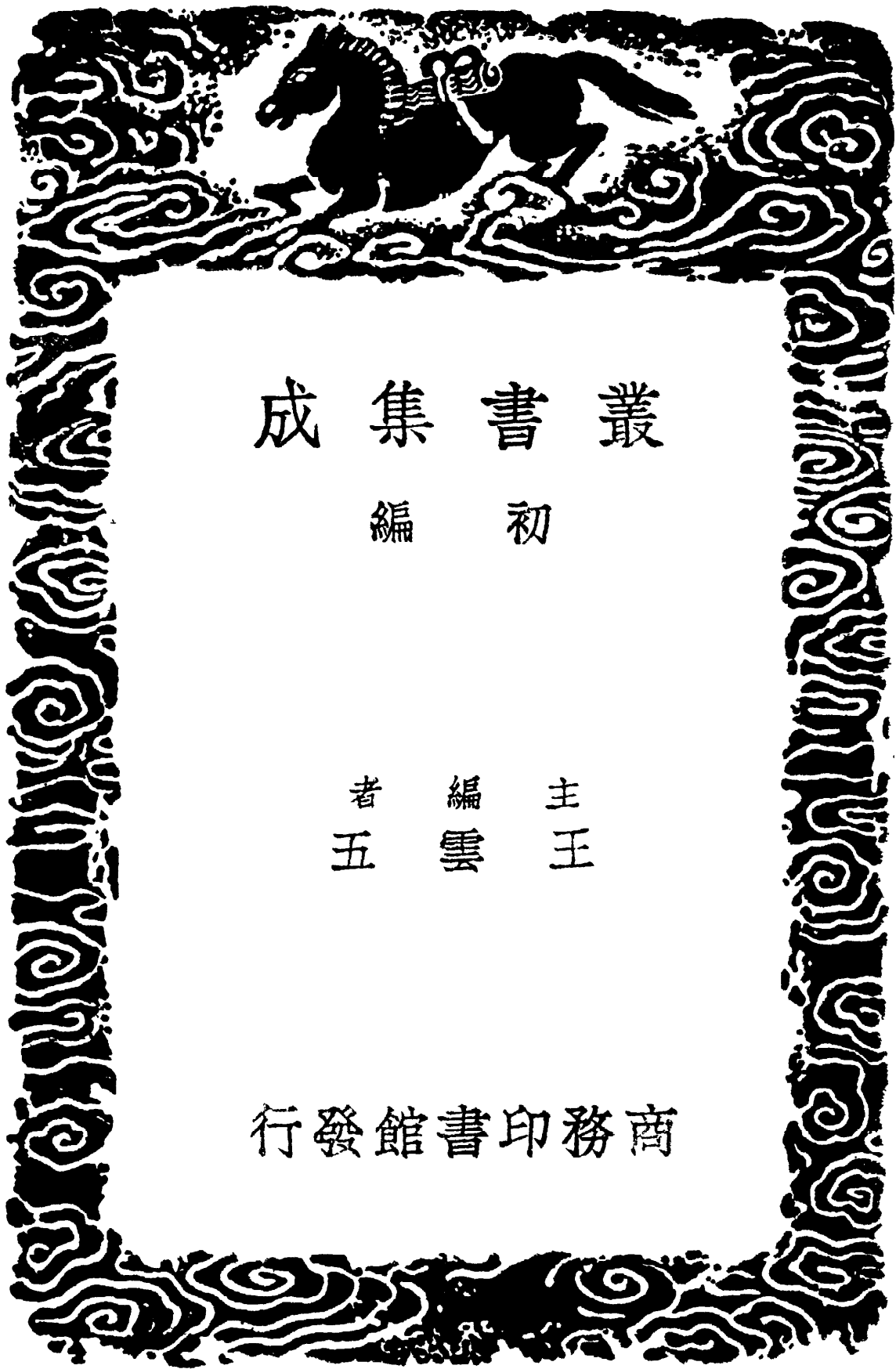


涇野先生禮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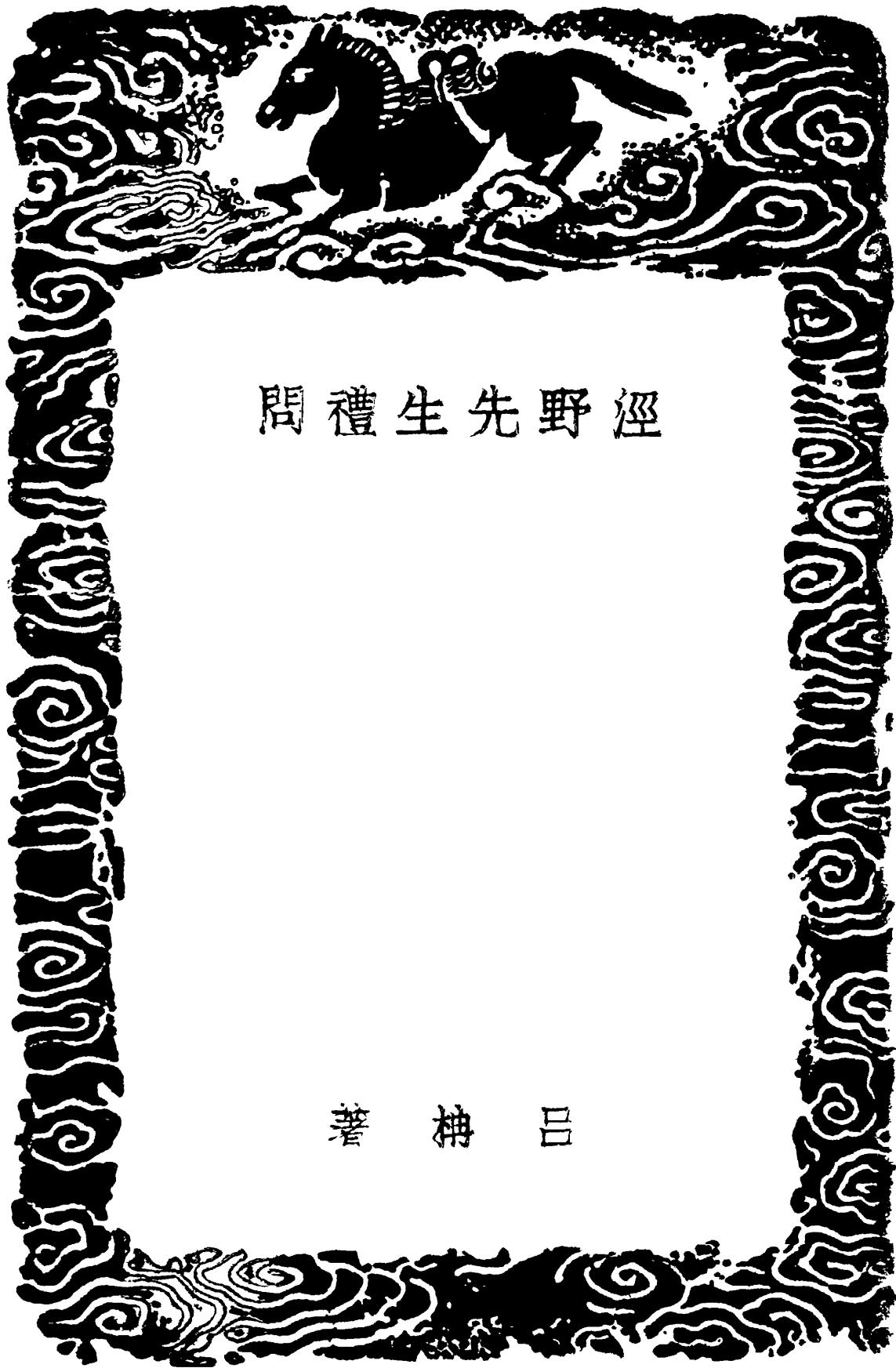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問禮生先野涇

著 柟 呂

涇野先生禮問

本館據惜陰軒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涇野先生禮問卷之一

明 高陵呂柟涇野著

冠問

朝問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內喪則廢矣又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者何夫纔聞喪時卽廢冠禮矣旣身有喪乃及期日而行冠禮期日不可改乎先生曰始之廢冠是初聞喪心不安卽臨喪以盡處變之道喪重而冠輕也雖廢亦可矣及旣有喪也期日未至則是日哭臨之禮皆盡矣此期而待冠禮心則稍安況又以喪冠行禮哉若期近則亦可改矣夫冠亦重事也禮有不可廢者此之謂也

霄問仲止之冠也渭陽公不爲主以應賓而子代之者何曰吾父告諸廟使棊習禮于君子敢不執其勞古者筮日于廟所卦者執卦以視主人今以大統歷選日者何曰制也帳房設洗陳服皆如禮矣乃不用爵弁服皮弁服而儒弁欄衫絲弁卓衫者何曰亦由夫制也古可因者則從古古可革者則從今古冠者見于母母拜之今四拜于母母立受者何曰子雖黃耆台背不可無親也母而拜子古之不可從者也

光祖問士冠禮三加彌尊重冠事也諡俗恆言令民間不必盡行古冠禮但將加幘之時召族人戚人隣

人及知禮長者命教之。乃冠幘拜祖宗父母兄弟而退者。不亦太簡乎。曰。如古禮之繁也。其誰民能行之。不幾于盡廢乎。如恆言之簡也。猶爲存乎其意耳。不猶愈于盡廢者哉。是故君子之于禮也。舉其質。不泥其文。

婚問

官問。婚有六禮。今俗惟用納幣。請期。親迎者何。先生曰。納吉。納徵。納采。實未嘗忘也。但行之者苟簡耳。問。納幣。曰。昔文中謂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今天下皆論財矣。欲興桃夭肅雝之化也。不亦難乎。無惑乎治日之少也。

朝問。婚禮既納幣。有吉日。是將取之期也。其約爲婚姻非一日矣。如一旦遭父母之喪。則事之變而深不得已者。如致命女氏。不得嗣爲兄弟。固爲重喪之義。女氏諾而不敢嫁。亦當時重婚之義。皆禮也。如之何免喪之後。女氏請娶。而男終前約而不娶。似非近情乎。先生曰。是設爲禮文之辭者。讀之太緊耳。蓋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是設辭耳。此可見終婚之義。註非是矣。

楊明久之妻死。其子之服未祥也。其繼妻又欲死。有爲楊子謀者。欲爲其子先娶也。楊子惑而問焉。先生曰。此大倫也。使汝子無知。則可。如其有知也。不歸怨于汝乎。君子宅身。一曰義。二曰命。禍福不與焉。嘗聞教子以義方。子是之舉。亦爲納之于邪矣。

光祖問。諭俗恆言。屏七慝以正婚姻。皆古禮之所無也。則胡爲言之。曰。古禮廢。則今慝興矣。故七慝屏則

六禮復。

光祖嘗詢江南風俗。皆苦生女分家貲以隨嫁。與吾秦晉之俗大不同矣。敢問孰爲近古。先生曰。江北婚禮浮于男。江南婚禮浮于女。以言其失古則均焉。嗚呼。安得復見儷皮釐降之風乎。

大器問。今有女家父將喪。男之父母即使子迎女過門矣。又欲子之完親也。如之何。先生曰。禮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若女過門母死。不復反。今女父將喪迎嫁。皆非禮也。而況于完親乎。

入學問

介問。子之遺栖就學于馬子也。冠屨盥洗。先期請諾。及期。又冠屨盥洗。帥栖以見者何。曰。師者。人之所由成也。敢不重乎。冠屨盥洗。事師如神也。從師釋采于文宣王者何。曰。禮不云乎。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古者以周公爲先師。今以孔子爲先師。贊之以幣者何。曰。宦學事師。非禮不親也。鼓篋而肄小雅三者何。曰。考德存乎方冊。興詩莫如小雅。故記曰。遜業而官始也。執事者撤菜。栖奉先生座於堂者何。曰。古者謀于長者。則操几杖以從之。而況于師乎。旣肄雅。出取夏楚升堂者何。曰。有不興。斯懲之矣。故曰收其威也。教之以孝弟謹信。餘力而學文者何。曰。旣釋采于先師。斯以行其言也。先師之言此深切于弟子耳。延先生以三獻之禮。設介僕者何。曰。賓師也。賓師以介僕者。以殷禮待之耳。

射御問

端溪子問。古之射也以觀德。今之射也以講武。古之御也以範馳驅。今之御也以上枉道。是故觀德者讓

之地也。講武者，爭之門也。範馳者，正之本也。枉道者，邪之階也。嗚呼！其諸古今之所不同乎？曰：斯其人
有志于古乎？昔仲尼辭執射而執御。

大器問射禮當物及物者何？曰：物者，所履之地也。以有事於此也，故曰物。猶易爻字作物字也。古人文字
甚雅實。又曰：儀禮所遺者，禮記載者七八矣。王安石教人讀禮記，然所好者則惟文耳。

詔問射義，先生曰：天子有天子射，諸侯有諸侯射。虞廷雖庶頑讒說，侯以明之。今也惟作一輕事矣。故文
人以筆墨爲業，武人以弧矢爲藝。

朝問射有射禮射義矣。御惟曲禮中展輪効駕數段何也？曰：此可考見古人御之之法。有欲求執御之旨
者，可取觀之矣。

沐問鄉射大射皆先燕而後射何也？曰：此可見古人雖一飲食亦不徒然也。必繼之以道德焉。故其詩曰
序賓以賢，及不侮云。

欽臯問五御今可復乎？曰：古乘車則可行，今惟乘馬効其法而用之可也。然豈惟馬哉？凡侍御於君子長
者皆御也。又曰：御禮不行，始有少陵長賤妨貴卑踰尊之風矣。

朝問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亦有御道乎？曰：然。小則童子御燭以易簣，大則杜蕢御飲以止鐘，皆是也。
祭問

武緣李白夫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說禮者曰：七廟者，祀七世。若官師、

止祀一世。不能祭其祖。宋程氏禮。冬至祭始祖。朱子曰。烹則不敢。故祀止四世者何。先生曰。三代諸侯多出于天子。其始祖。天子祀之矣。故諸侯五廟。大夫多出于諸侯。其高祖。諸侯祀之矣。故大夫三廟。適士官師多出于大夫。其曾祖。大夫祀之矣。故適士官師二廟一廟。自漢以來。郡縣天下諸侯。非繼禰之宗。大夫有百世之脣。諸侯而棄始祖。大夫而棄高祖。適士而棄曾祖。官師而棄祖。則庶人例當棄其父矣。夫自天子至庶人。分有貴賤。而祖無親疎之異。禮有隆殺。而孝無彼此之殊。竊議天子七世七廟。太上也。公侯卿相一廟五楹。祀五世。大夫一廟三楹。祀五世。郎吏一廟二楹。祀五世。庶人宗子祀五世于寢。似義起之禮也。如家禮之說。援古則似僭。通衆則尊卑混淆。故程氏禮則近經。今天下閭閻庶民。多畫神主于軸。其譜牒可考之家。雖十世祖皆祀之矣。未聞有禁也。故程氏禮本人情。通上下。可以發孝。可以殫仁。可以洞幽。可以詔明。可以酌古。可以準今。于孝子順孫之義。其庶幾乎。雖然。此文也。如諸侯大夫能治其國家。雖豚肩不掩豆。其視固享之。如其廢政妨賢。病國虐民。雖八佾雍徹。其祖亦怨恫也。有仕于京者。繼母且死。乃謀奔喪。而祭先繼母乎。先生曰。喪不葬不祭。又何先後之間耶。且子父存乎。曰。父存。曰。父存。雖喪亦主之矣。而況于祭也。子有哭號而已。不得而餘謀也。

問。古人不墓祭。後人乃有墓祭者何。曰。古者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不知其處。故不墓祭。後世有封樹矣。故祭之人有論墓。乃是枯骨而魂不附。故迎魂祭之于家廟。墓不必祭也。殊不知古人有祭於祔者。猶恐其在於祔也。況尸骸所在乎。故墓祭者。亦義起之禮也。祭於門者。以親嘗出入於門耳。

威問祠堂之祭。先生曰：柝家中人亦少，只設屋一間如祠堂，楮作五座，中安始祖神主，餘安高曾祖考四世神主。障用一紵幔，遇祭則揭幔設祭。孫死則附於祖座中，高曾祖忌日能記，則出主亦祭之。蓋從程氏禮也。

威問：禮謂天地之祭，越紼而行事。程子謂越紼猶在殯宮，此事難行，只可使宰相攝耳。子厚又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以喪服見其父，況天子爲父母之喪，而可以事上帝，不如無祭。此三說者如之何？先生曰：祭時天子三年之喪，則宰相亦有三年之喪矣。就是天子可祭，不必使攝也。天子事天地，雖則天子之父亦是天地所生也，亦難比天地矣。如之何不祭乎？子厚之言又一說也。古者父在爲母，齊衰期年，是以不敢見父。今也父母皆行斬衰三年，喪服亦可見父，不必泥矣。又曰：若在殯宮，當卜郊。光祖曰：王石渠先生奏祀孔子與先農同，此高天下之見也。然孔子之功德實與天地參焉，以祀先農者而祀之光祖以爲猶有屈也。然當時禮官不肯從者，其故何哉？先生曰：汝知吾人之徒乎？非先農不能生，非孔子不能教，教養同功，但世多忘先農耳。

先生曰：當祭而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註解接字爲捷，速疾之義。當見火時，更有何心行禮而疾速也？王標曰：解作接續之義可也。見火則不行禮而救火，及救火也，又接前禮以行之，如之何？先生曰：此解甚暢，亦可以見禮時爲大矣。

先生曰：孔廟從祀之外，亦猶仕路乎？薛先生何也？曰：汲黯、蘇武、黃憲、陳寔、郭泰、諸葛亮、宋璟、韓休、尹焞而

不祀馬融、楊雄而祀何也。曰：數子無著書，七十子之祀者，亦有不知其名者，其著書安存乎？夫祀也，紀德則人務實，紀言則人務名，世之治亂所係也，其可苟乎？

或問曰：左傳有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若孔廟顏子、曾子、子思皆先父食也，不知當時何所據以行之乎？光祖不能答，敢問。先生曰：子不先父，一國宗朝之祭也；主于論孝，不論功，文廟之祭，天下報功之典也。主于論功，不敘倫，若別立廟以祀無繇、點、鯉、斯盡善也。

光祖問曰：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常不足矣，如久于相魯，將革之乎？從之乎？先生曰：孔子于衛且正名，況于魯乎？觀吾不欲觀之言，以及墮郈墮費之行，可知其必革矣。所未可必者，顧用我者如何耳。

器問祀祖，先生曰：此報本之大者也，當必誠必敬，後世士大夫多不以此爲重，苟學者省去糜費，立家廟，置祭器，禮器更與族人鄉人習行，亦可變俗也。

方秀才拜先生，祭茶。先生曰：茶不必祭，祭酒則可。酒尊者祭過亦不必，且禮者宜也。父子不同席，若父喜命坐，則坐亦不可泥也。

先生於七月中元，召王朝大器，賜飲曰：此酒祭先之餘也。朝問：此則吾鄉謂之麻穀節，曰然，遂指庭下葛糲曰：養之久矣，爲今節獻，蓋憶吾鄉舊俗百穀之意，又問何所取意，曰：秋穀旣成，獻麻穀以薦新也。

喪服問

霄問：斬衰再期大祥，始斷杖食肉飲酒復寢，不數閏，二十七月而禫者何？曰：以期不足也，加隆焉，故再之。

又不足也。加隆焉。故時之故二十七月當三年也。古者三年取一月。故二十五月。今三年取一時。故二十七月。親始死。品官丈夫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皆啼哭。庶人扱上衽。皆曰藉藁。寢尸旁者何。曰。色服則不忍。制服則不忍。故曰衣者。素所衣也。志不及于改之耳。婦人雖是衣。亦可也。被髮徒跣。不可以爲人也。自誅之甚也。或曰。始生之象也。古者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擗踊。貴賤一也。當給大喪事。及哭臨者。皆無跣。十五舉音者何。曰。爲郡臣略也。自漢文帝之詔始也。古者百姓如喪考妣。百官皆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束漢之禮也。小斂而袒括髮。婦人鬢者何。曰。蓋有爲之括髮鬢者矣。非其子之志也。子之志其猶欲被髮乎。故袒袒者。誅乎其心也。親不斂。子不襲。問喪曰。慙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故婦人不可袒。則發心擊胸。爵踊。殷殷田田。如壞墻然。古者小斂。環經麻帶散垂。公大夫士一也。旣成服。則加經于冠。綬麻帶不散垂。

斬衰裳者何。衰裳皆斬也。衰也者。摧也。摧折其心。若不能以生。明欲斬也。猶曰天胡不斬吾身云耳。不斬則絞也。故帶曰絞帶。二者刑之極者也。而孝子兼服之。痛之甚也。故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負版者。負衰也。負其摧悲之意于背。猶曰前後無怙恃也。辟領者。適也。適者。責也。開其領以責心也。則何以至是乎。痛之甚也。其有事于天地祖宗。及朝或公門。雖未殯。則烏紗帽。黑角帶。黻布衣。不變麻履者何。曰。尊天而崇王也。古者凡見人。無免經。雖朝于君。無免經。惟公門有稅齊衰。天子大袖布欄衫。白綾襯衫。宋王淮之議也。

杖何以竹。何以桐。天地之體。陰陽之義也。竹杖員。節著于外。桐杖方。心通于內也。何以言直。言削。言直。貌若直。言削。辯其爲方也。婦人何以不杖。猶童子不病之說也。其後世乎。古者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大夫之喪。三日。主人主婦室老杖。士之喪。三日。主人主婦杖。庶人亦杖者何。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以輪人關轂輶輪而廢。魯叔孫州仇之過也。古有去杖。輯杖。授人杖者何。古者子大夫爲君。寢門外杖。內則輯杖。大夫世婦在其次杖。卽位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及聽卜。有事于尸。大夫有君命。內子有夫人之命。皆去杖。子有國君之命。大夫于君所。及大夫之子有大夫之命。皆輯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則如大夫。

經也者。實也。明孝子之實心也。何以在首。何以在腰。曰。冠紳不可以有加也。今也加經乎其上。其心實有所重乎。惡乎見。上見于首。下見于腰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者何。曰。陰陽之義也。故古者男子三年之喪。旣練矣。有期之喪。旣葬矣。則經期之經。帶故葛帶。遇麻斷本者。免亦經之。皆帶其故葛帶。若婦人。則故葛經。而帶期之麻帶。經帶三寸。自漢景帝始也。古者首經圍九寸。腰經圍七寸。三寸者。總經也。吉冠纓武異材。喪冠纓武同材。斬衰之冠。則又異于他衰冠也。故繩纓。以辯布纓。澡纓也。條尸禹。以辯布武澡武也。右縫。以辯小功。總絲也。外畢。以辯吉冠也。是故天子右縫十有二。二。皇太子親王右縫九。九。皇孫諸王右縫七。七。卿大夫右縫或五。五。士及庶人右縫皆三。三。服圖說曰。古者五服皆三。三。朱子曰。天子當十二梁。羣臣如其本品。古者斬衰冠六升。衰三升。旣葬。受以成布。衰六升。冠七升。

麻屨者。繩屨也。古者菅屨外納。練而後麻屨。今也線屨。必也菅屨。

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者。則何以不居殯居墓。曰。始死有居殯者矣。既葬有居墓者矣。達之天下。則居廬也。庶人何以不廬。庶人不能廬也。古者天子諒陰居廬。故康王居翼室于路寢。故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辯其親疎貴賤之居。君宮之。大夫士壇之。或曰。諸侯大夫居倚廬。士居聖室。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床。自魏始也。身除喪服而居諒陰。晉杜預之議也。

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酌何以謂之士。曰。弗褥。弗簣。則士矣。然猶苦焉者。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卽病也。寢不脫經帶。經帶不脫。況衰裳乎。衰裳不脫。況褻衣乎。故期年之內。體有垢不知搔。頭有瘍不思沐。孔子曰。稽顙而後拜。順乎其至也。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何曰。告哀于人也。上不能問天。下可以叩地。其稽顙乎。周人之禮也。殷人拜而後稽顙。故哭晝夜無時。焦肺腸。腎乾肝。如中路嬰兒失其母也。安得復見其形容。聞其聲。欬哉。不可得矣。十五舉音。爲臣民設也。漢景帝則行之。

三日始食粥。三日之前。不能粥也。朝夕皆溢米。溢米之上。不能加也。曾子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後魏孝文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後周武帝溢米累旬。蓋瘡劇者痛甚。然非所以達衆人也。於是乎有未葬食肉者矣。出乘素車。樸馬。布裹鞍轡。何不思頃刻以卽安也。周人木車滿蔽。犬槨尾囊疏飾。小箠皆疏。始喪之車也。素車。焚蔽。犬槨。素飾。小箠皆素。既卒哭之車也。藻車。藻蔽。鹿淺。槨革飾。既練之車也。驢車。藎蔽。然槨髹飾。大祥之車也。漆車。藩蔽。豸槨。雀飾。既禫之車也。漢氏無布車。兵器。魏氏輶輦。版輦。細犢車。皆施

縗裹婦人麻布大袖圓領長衫者何。衰之變也。禮婦人言衰不言裳。衰之長可以掩裳。秦人以長衫爲背子。故長衫者衰之變也。麻布蓋頭者何。布總之變也。自有書儀以來。未之有改也。丘文莊曰。唐羣羅之變也。家禮有布頭須竹釵者何。曰。箭筈之變也。奚不經乎。既蓋頭。奚經也。故有腰經無首經。白羅蓋頭。宋王淮之議也。古者婦人惡笄有首髻。虞之剪屏柱楣。疏食水飲。朝一溢米。丈夫以葛經易腰經。婦人以葛經易首經者何。曰。節之也。人子之心無窮也。制禮者曰。死者既棺槨而竊不可起矣。生者不節。是以死傷生矣。故節之也。

文廟之喪。九虞畢。惟與朝夕奠也。今大夫士既虞。遂罷朝夕哭。庶人既七。遂罷朝夕哭。則又厚自擯也。練去首經。負版辟領衰。繩屨猶腰經。不除。婦人去腰經。則奚冠。奚衰。奚帶。曰。其衰猶斬也。其升同大功。故禮曰。服其功衰。不言裳者。衰之長。或可以掩裳。其今之直領長衫而不緝者乎。今大夫士以下。練而白布齊。是斬衰一年也。既葬而白布齊。是斬衰三月也。

文皇后之喪期。東宮親王。熟布練冠九襖。皇孫。熟布冠七襖。皇孫女。熟布蓋頭。則大夫士亦可例降也。今大夫士皆熟縗裹大冒。不然則熟麻冒。然其廢冠則一也。古者婦人去腰經。則葛帶。今不帶。古者練冠。縗緣。今不縗緣。不縗緣。可不帶。不可。天子白羅袍。銀帶。絲鞋。白羅軟角巾。卿大夫士布欄衫。宋王淮之議也。

子爲父母何也。曰。至親一體也。中古子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期年。父卒。始齊衰三年。非所以順子心。

也。夫天子事天地無隆殺。孝子事父母無厚薄。傳母且爲長子三年。子之不三年其母。顛也。堯典曰。如喪考妣。三載。周公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孔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皆高皇帝之志耳。禮言家無二尊者。有見于喻日。未見於喻天地也。既殯。皇帝卜日。斬衰受命于大行皇帝几筵。遂以袞冕升奉天殿。告天地。謁告于奉先殿。遂以朝于大行皇帝及母后。乃卽位于奉天殿。以覲羣臣。羣臣皆朝服表賀。帝免賀。班詔于承天門及天下。以來年改元。退乃斬衰。越二十七日。素冠麻衣經。以臨朝。退則斬衰三年。何也。曰。尊天命也。故既殯。麻冕黼裳。以卽位。康王之所受顧命也。夫宅憂諒陰。使冢宰聽政。不行已久矣。視事而素冠麻衣經。退則衰服。亦義起也。故朱元晦亦取之。夫不可曠年無君也。故定位于既殯。不可一年二君也。故改元于來年。故春秋王侯初喪之年。不稱君。求賻求金。不稱使。定公元年。夏六月。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卽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羣臣乎。數日而葬。葬畢卽位。西漢之禮也。始死。不待旦而卽位。後魏崔光之議也。九虞卒哭而祔。皇帝衰服。拜于几筵。祭服奉神主。謁大廟出。還至思善門。衰服奉神主于几筵。至小祥。始練冠。十二楸。去首經。負版。辟領衰者何。曰。尊祖也。伊尹以太甲祗見厥祖。知其必不以衰服入廟也。況祔乎。履袍而祔。宋紹興之禮也。

古諸侯世子不爲天子斬。今皇太子親王世子郡王各暨其妃及公主郡主。爲先天子者何。曰。至尊也。至尊一統也。古世子而曰有繼世之體。而不斬。是二統矣。視事則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者何。曰。降太上也。

古者諸侯爲天子方喪三年。太子諸王皆古諸侯也。然則今何以二十七日也。自宣德始也。然皇帝於祔廟之後。素服御西角門以視朝。時享服黃袍。至禪始釋素服。則猶三年也。內外文武諸臣於始崩。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聽詔四日。成服在內。臨于思善門。朝夕三日。又朝十日。在外哭臨于牙門。其數同。若入朝及視事。則布裹紗帽。垂帶。素服。腰經。麻鞋。退服斬衰。既二十七日。乃素服烏帽。角帶。二十七月何。曰。亦方喪之義也。其然者。降皇太子諸王也。故聽選辦事諸官。衰服哭臨順天十三日。又素服十四日。不臨。生儒吏典僧道諸人。素服哭臨順天十三日。又素服十四日。不臨。軍民婦人。皆素服二十七日。天下軍民男女。皆素服十有三日。羣臣命婦。麻布大袖圓領。麻布蓋頭。腰經。入臨三日。又素服二十四日。外命婦。其服同。不臨。又以降文武諸臣也。故古者與諸侯兄弟者之卿大夫。爲天子斬。大夫之適子。與夫人及太子皆斬。若非兄弟適子。則有不斬者矣。故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杖五日。官長杖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又曰。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三日。太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歸杖。然則今何以皆二十七日也。曰。自宣德始也。從諸王也。羣臣用布四腳幘。頭直領布欄衫。麻經者何。曰。宋淳熙之禮也。軍吏之貧者。以白紙爲冠巾者何。曰。宋朱元晦之議始也。

高皇后、文皇后何以皆二十七日也。曰。此羣臣之服也。爲太祖太宗壓也。高皇后崩于洪武十五年。文皇后崩于永樂五年。故不得三年也。然斬衰二十七日。素服百日。始服黻衣。則亦三年之漸耳。然而皇太子親王皇孫及女未嘗不三年也。故典曰。熟布冠。九極或七極。去首經。負版。辟領衰。及皇孫女熟布蓋。

頭則東曰皇后既練之服也。可知其三年矣。君臣皆衰服二十七日。皇帝成服三日聽政。內命婦四品以上。衰服入臨三日。又素服二十四日。外命婦素服二十七日。聽選諸官以下。皆素服二十七日。在內哭臨順天。在外哭臨衙門。皆三日。天下軍民。男女素服十有三日。自正統七年喪誠孝皇太后始也。

二十七日奚始乎。曰。自周末以來。因襲之漸也。故諸侯于先君之喪。未練不避征伐。會盟者。自桓王以後始也。高宗諒陰。禮壞樂崩。自宰予顓孫師猶然惑也。父兄百官所不欲。滕魯之習也。驅天下皆重服久臨三年。至使文帝不忍行。秦及漢之過也。浹辰而葬。葬畢服大功十日。小功十四日。緇七日。釋服。自漢景帝始也。喪母三十六日而起視事。翟方進之爲相也。旬月而葬。葬畢卽除。乃吉服諒陰。魏晉六朝也。裴秀、傅玄、張靜、杜預、游明根、高閭、李彪之徒之罪也。君臣實二十七日。無所損益者。唐及五代也。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期而又大祥者。宋也。數日行于朝。數月行于宮也。令吏六百石以上。喪平帝三年。王莽之姦也。疏素終三年。晉武帝之志也。期而祥。改曰而禫。非後魏孝文之罪也。越期不取閏。以二十六月爲非。二十五月者。晉王彪之罪也。終喪三年。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後周武帝之志也。漢唐之間。由君廢。魏晉之間。由臣廢。多二十七日也。

女在室。及已嫁反。爲父母者何。曰。女子子。男子皆子也。故公主郡主皆斬衰。古者。女在室。及已嫁反。爲父布總。箭筈。鬢衰。三年。則爲忍于其母矣。記曰。女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實未之舍母也。

庶子爲所生母者何。曰。猶父視之。有妻妾也。由子視之。知其母不敢知其妾也。生身之恩莫大焉。而不三年。非所以存其子也。禮。庶子爲生母。練冠麻衣。繚緣。旣葬而除。又曰。庶子爲父後者。父死。爲其母總。則豈不與義而傷仁。故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也。且今繼母。慈母。養母。皆三年。生母而不三年。何居。夫父命他妾養已者。比于父之他妾生已者。不旣輕矣乎。生母無服。雖聖人之制。亦可改也。繼母者何。曰。子夏曰。其配父與因母同。孝子不敢殊也。慈母者何。曰。子夏曰。貴父之命也。貴父之命。卽與母同。不亦重乎。且孔子又何以非魯昭公之練冠以居邪。曰。此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子生三年。免于父母之懷。夫慈母固亦有三年之懷矣。不然不生。不然不長。不然不知有父也。故三年。養母者何。曰。吾母不以其子爲子也。吾斯出。養母不以其子爲子也。吾斯入。吾母旣不三年。養母又不三年。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父卒。嫡孫爲祖父母。祖卒。爲曾高祖父母者何。曰。父祖子孫一體也。祖喪其子。孫喪其父也。祖無子。何以有孫。孫無祖。何以有父也。父亡于祖之下。孫承于子之下矣。故祖卒。曾祖曾孫猶父子也。曾祖卒。高祖玄孫猶父子也。是以承重三年也。古者齊衰三年。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者何。曰。子夏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故法立嫡子不先長子者杖。立異姓者杖。乞養異姓者杖。以子與異姓人爲子者杖。立嗣同宗失尊卑之序者杖。妻妾爲夫者何。曰。夫至尊也。不有夫。則不有妻與妾也。故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古者皆三年也。婦爲舅姑。

庶子之妻爲夫之所生母者何。曰。從夫也。夫之父母。婦之舅姑也。舅姑之尊也。夫之生母。亦猶夫姑也。故曰。男子免于堂。婦人髻于室。夫爲人後。則妻從服者何。曰。亦猶夫從夫也。夫在此。則此妻也。夫在彼。則彼妻也。古者爲舅姑期年。則已瀆。

齊衰杖期。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布帶。削杖。繩屨者何。曰。子夏曰。齊者。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經。右本在上。冠者。沾功也。衰五升。冠八升。夫今之繩屨。猶麻屨也。古者疏屨。子夏曰。薦蒯之草也。古有齊衰三年。今無齊衰三年。凡齊衰皆歸期。凡三年皆歸斬。

牡麻何以謂之枲麻。曰。齊衰貌若枲也。故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古者齊衰之喪。二日不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居堊室。芻剪不納。終喪不飲酒。食肉御于內。冠七升。疏衰四升。既葬。受以成布。衰七升。冠八升。古者爲母齊衰三年。或期年也。是亦若是其重也。故雜記云。期年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今也。母之服既斬矣。期之服可節矣。或問曰。若之何節之。曰。喪大記曰。期之喪。三不食。疏食水飲。不食果菜。三月既喪。食肉飲酒。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何以曰。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麻之麻同。緦麻之葛。則兼服之也。

嫡子衆子暨其妻爲庶母者何。曰。貴父之妾也。貴父之妾。比于世母叔母矣。故期也。古者重嫡子。父母之所三年者也。以其重體傳重也。故古者雖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故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無服。然

爲總則已輕。爲期則已重。爲總已輕。況無服乎。爲期已重。況嫡子乎。大夫嫡子。小功可也。衆子大功。士以下。衆子期可也。嫡子大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同衆子。若爲天子後者。無服。練冠麻衣。旣葬而除。晉孝武帝之太子。猶然行之也。爲嫁母。出母。及父卒。繼母嫁。已從之者。何。曰。嫁者。母之志也。出者。父之志也。生身之恩不可忘。則子之志也。故杖期。何以不三年。曰。母有外子。子有內母。子有內母。則有所謂三年者矣。母有外子。則有爲之三年者矣。故伯魚母出。期而猶哭。孔子言其甚也。古者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爲父後者爲出母。亦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又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夫全服則傷義。無服則傷仁。故小功則總麻可也。杖期則大功可也。繼母嫁。必言已從之者。爲之期。何。曰。明不從則不期也。與生母異矣。配父。則如生母。不配父。則不如生母。然則不從之者。何服。無總乎。從生母嫁者。何服。其齊衰三年乎。典不言而見也。

夫爲妻何。曰。報也。妻斬衰三年于夫。夫不能杖期于妻者。非夫也。妻也者。齊也。與夫齊也。夫尊而妻卑。天地之義也。以其齊也。故杖以其卑也。故期。記。父在則爲妻不杖。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故不杖。齊衰不杖期。古者不杖期。麻屨。其冠衰之升同杖期。父母爲嫡長子及衆子。爲女在室者。繼母慈母。爲長子及衆子。嫁母出母爲其子。妾爲夫之長子及衆子及所生子。繼母嫁。爲前夫之子從己者。何。曰。報之也。以親則至期。以卑則不杖。古者父母爲嫡長子斬衰三年。傳曰。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又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其爲衆子。則亦不杖期也。夫異之以斬衰。則已尊。同子于衆子。則已卑。

夫衆子同于兄弟之子已矣。其可并嫡長子而同之邪。今典爲長子婦期。爲衆子婦大功。必爲長子杖期。爲衆子不杖期也。不然異矣。婦不異其身。必所正體傳重也。爲長子不杖期。其紀錄之誤乎。繼母慈母以下。奚不言爲女。承子文也。古者爲嫡長婦大功。

孫爲祖父母者何。曰。子夏曰。至尊也。至尊奚獨父。有父爲之三年。則不敢奪尊也。父卒。則嫡孫爲之三年。其不言孫女子者。猶孫也。女雖適人。亦不降。明不可無祖也。古者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亦期。爲世叔父母及姑姊妹在室者何。曰。與尊長一體也。蓋曰。此父之兄弟姊妹也。不敢以異己之兄弟姊妹云爾。故爲兄弟姊妹亦不敢以異父之兄弟姊妹也。爲兄弟之子。兄弟之女在室者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兄弟之女猶女也。皆吾父之孫也。則不忍以遽異也。古者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則大功。婦人爲夫兄弟之子女如大夫者何。曰。有母道也。故得從夫也。其父母以上則降者何。曰。由外入也。由外入者。猶內出者也。

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之子者何。曰。無夫與子。猶在室耳。在室而不爲兄弟兄弟之子期。則何以受兄弟兄弟之子期也。如夫與子之喪未禫也。而遭兄弟兄弟之子之喪。如之何。大功在室。則如兄弟。妾爲嫡妻者何。曰。妻尊也。夫尊于外。妻尊于內也。子夏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是踰分也。故今婦從夫。爲舅姑三年。爲女君期。天下之達禮也。

爲繼母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何。曰。無大功。則無期親可知矣。故同居則各爲之期也。子夏曰。夫死。妻雖

子幼以之適人。後夫前子。兩無大功之親。後夫以其貨財爲前子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服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則不爲異居。女出嫁爲父母者何。曰女欲三年不可得也。不可得者婦人不貳斬也。記惡笄者首以髻。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其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何。曰此非但親兄弟也。或繼麻兄弟。或小功兄弟。今爲吾父後。于己有宗道焉。歸將依之。猶爲有父也。故期焉耳。故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妾爲其父母者何。曰妻妾于夫則有貴賤矣。于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傳謂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遂者。非也。

祖爲嫡孫者何。曰子夏曰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故古者雖大夫亦爲適孫爲士期者。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者何。曰重生我也。雖後于人。生身之恩不可忘也。然則何以不斬。曰子夏曰不二斬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孫不得後大宗。故漢唐宋間由藩王入承大統於其父母猶稱皇考皇妣者其亦不講于大宗也哉。

父母爲長子婦者何。曰重長子也。重其夫則及其妻矣。故衆子婦爲之大功。夫其妻且爲之期。則於其夫

必杖期也。不然。無解于衆子。不然。無解于爲長子婦期。古者爲嫡婦大功。

齊衰五月。疏衰裳。牡麻經。禮言無受。不言冠屨。其殺期歟。故其居服飲食之節視期年。夫五月者。小功之服也。何以不歸之小功。曰。將爲尊者服也。不敢以卑者服黨之耳。故稱齊衰尊祖也。五月三月。自祖而推服之殺也。故子夏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古無齊衰五月。今有齊衰五月爲曾祖父母者何。曰。尊祖也。何以齊衰五月也。曰。期嫌于祖。則已重。齊衰三月嫌于高祖。則已輕。故齊衰五月。古者三月非所以達曾孫之志也。然雖大夫。其爲曾祖父母如士者。如衆人也。曾孫女雖適人。不降者何。明不可無祖也。祖不可降也。曾孫女而遇服曾祖。天下之難得也。惡乎而可降。

齊衰三月。疏衰裳。牡麻經。禮言無受。不言冠屨。其殺齊衰五月乎。古者畿內之民爲天子。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爲舊君。臣之母妻。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大夫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寄公爲所寓。皆是服也。

爲高祖父母何。曰。尊祖也。何以三月也。曰。其數若總父之父。推之往也。其服若期祖之祖。推之來也。玄孫女雖適人。不降何。曰。亦猶夫曾孫女之于曾祖也。玄孫女遇服高祖。古今之所難得者也。惡乎而可降。傳不見高祖。或仍曾祖也。

爲繼父先同居。今不同居者何。曰。當其同居。由彼祀先也。當其不同居。則我祀先也。當其不同居。不忘其由彼祀先也。故齊衰三月。其雖同居。兩有大功以上親者何。亦以齊衰三月。曰。不敢以他人之財加期。

親也。仁爲重。義次之。財爲輕。齊衰三月。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卽葛。九月者。無受之服。則古之喪未成人者也。傳曰。喪成人者。其文櫛。喪未成人者。其文不櫛。故殯之經不撻垂。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殯。十五至十二爲中殯。十一至八歲爲下殯。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殯。無服之殯。以日易月。殯而不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是服叔父之長殯。中殯及姑姊妹昆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適孫之長殯。中殯。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之長殯。中殯。其長殯皆九月。纓經。其中殯七月。不纓經。引間傳曰。大功布九升。三不食。始死。不食醯醬。寢有席。其哭三曲而依。三月不御于內。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註。謂天子諸侯惟有齊斬。卿以下有大功。士以下并加總也。今大夫以下。期年之服。行之者有矣。未有行功衰者也。士以下。行功衰者有矣。未有行總麻者也。夫期功不廢絲竹。自晉謝安始也。

爲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何。曰。降父之兄弟姊妹也。爲姑及姊妹及兄弟之女適人者。及爲女適人者何。曰。出也。出。則有代我而爲之期者矣。我而期之。是奪人之喪也。女與兄弟之女及姑姊妹皆同何。曰。上體乎祖。下體乎父。皆一體也。遽別焉。是教之二親也。古者君爲姑姊妹女子之嫁于國君者。亦大功。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君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于卑者也是。

故始封之君。不臣諸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故古者雖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者。亦大功。其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則小功。爲衆子婦何。曰。降嫡長子婦也。爲兄弟之子之婦何。曰。猶衆子婦也。古者皆小功。祖爲衆孫及孫女在室者何。曰。降孫也。

婦人爲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兄弟之子婦。兄弟之女適人者。上何不從夫。下何以從夫也。曰。上焉者。夫之所尊也。下焉者。夫之所親也。夫之所尊。先我而有者也。我自外入也。可降。夫之所親。後我而有者也。彼自內出也。可不降也。爲兄弟之子爲人後者何。曰。亦猶夫女及兄弟之女適人也。蓋有爲之期年者矣。然猶不忍忘兄弟之戚焉。是以大功。則我庶子爲人後者。其亦猶是夫。女出嫁。爲世叔父母。爲兄弟及兄弟之子。爲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何。曰。出也。不敢以在室之服服之。不敢以在室之服服之者。從夫也。

爲後者。爲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何。曰。旣期乎所後者之兄弟姑姊妹。則先兄弟姑姊妹有代我而期者矣。我而期之。是鬻人之喪也。故爲之大功。其妻爲夫之先父母何。曰。夫之所降。妻亦不敢不降也。夫降而期。妻降而大功。然則何以不從期。由夫所後父母者娶也。則又降焉耳。故于夫之先兄弟姑姊妹又無服。

小功布衰裳。牡麻經。三月。卽葛。五月。古者又有總衰裳。牡麻經。旣葬除之。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也。其澡

麻帶經五月者。則爲叔父及昆弟及嫡孫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婦人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女子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也。間傳。小功總麻。再不食。始死。不飲醴酒。寢有牀。又曰。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其衰十升至十有二升。

爲曾祖父母及從祖祖姑在室。同堂伯叔父母及堂姑在室。爲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及堂姊妹適人者。爲同堂兄弟之子。子之女子在室者。爲嫡孫婦及孫女適人。及兄弟之孫之孫女在室者。何曰。此曾祖之服也。自祖而降也。曾祖之服五月。故同曾祖者皆小功也。夫從祖父母。則曾祖之子也。堂叔父母。則從祖之子也。再從兄弟。則同堂伯叔父母之子也。皆自曾祖而出也。故於再從兄弟及其身不及其子。其身同曾祖也。於從兄弟及其子不及其孫。其子同曾祖也。于兄弟及其孫不及曾孫。其孫同曾祖也。故小功之服。上及于祖之兄弟。下及于孫之從兄弟。上及于祖之兄弟。同曾祖也。下及于孫之從兄弟。則吾從祖亦猶同曾祖也。故曰曾祖之服也。姑姊妹女子子。猶丈夫也。其輕也。及其室。其重也。及其嫁。爲兄弟之妻。何曰。兄弟之子且期年。況其妻乎。兄弟之孫且小功。況其祖乎。古者嫂叔無服。傳曰。其夫屬乎婦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夫雖然。然非所以兄弟也。故典爲兄弟之妻小功。以義制也。

婦人爲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何以皆小功。曰。婦人之道。恩重于內。義輕于外。陰陽之義也。陰不可以

兼外也。故丈夫爲兄弟期年，爲兄弟之妻小功。婦人則于期年者降，于小功者不降也。爲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夫兄弟之孫、之孫女在室，及夫同堂兄弟之子、之子女在室，何以皆小功也？曰：夫之姑姊妹，猶夫之兄弟、夫之兄弟之孫、同堂兄弟之子，猶己之子孫也。故小功者不降，期年者降也。則何以小功者皆不降也？曰：於其兄弟之妻，有妯娌之道焉；於其兄弟之孫、同堂兄弟之子，有父母之道焉。故皆不降也。故傳曰：姊妹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同堂兄弟反總麻，其子女反小功。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何？曰：爲所後者之姑姊妹降也。所後者之姑姊妹之適人也，爲之大功，則姑姊妹之適人也可小功矣。

爲外祖父母何？曰：母之父母也。雖欲期年而不可得也，故爲之小功。然則何以不大功乎？曰：外親之服，皆總麻也。雖小功也，爲尊加矣。母之兄弟姊妹，何以亦小功也？曰：子夏曰：以名加也。夫名之曰舅曰姨，猶從母也。猶從母也，其尊固矣，故不敢以總也。□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從母舅無服，非爲後者，爲君母之父母從母如邦人，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何？曰：猶再從兄弟姊妹也。以同母，則可期，以異父，則可免，以同母而異父，則期可降也。異父而同母，則免可升也。異父不足以一降也，同母不足以一升也。故爲之小功。

爲姊妹之子何？曰：報也。彼以吾爲舅矣，吾安得不爲之甥服？古者相爲總。總麻三月。古者總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古者小功、總麻，容貌可也。古者童子雖當室，

總爲庶孫之中殤。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從父之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從父昆弟之子之孫之長殤。皆總。註首經三寸。腰經二寸。幾今之齊衰之經矣。

爲族曾祖父母族伯叔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及族曾祖姑族姊妹皆在室。及從祖祖姑從祖姊妹之出嫁者。爲同堂兄弟之妻之子之婦之女適人之孫之孫女在室。及己之曾孫。玄孫。爲再從兄弟之子。爲兄弟孫之婦之孫女適人之曾孫。何以皆總麻也。曰。此高祖之服也。自曾祖而降也。高祖之服三月。故同高祖者。皆總麻也。夫族曾祖父母卽從曾祖父母。高祖之子也。族伯叔祖父母卽再從祖父母。族曾祖之子也。族父母卽三從父母。族伯叔父母之子也。族兄弟卽三從兄弟。族父母之子也。皆出于高祖也。故於三從兄弟。及其身不及其子。其子比吾子。非同高祖也。於再從兄弟。及其子不及其孫。其孫比吾孫。非同高祖也。于兄弟。及其曾孫不及其玄孫。其玄孫比吾玄孫。不同高祖也。故總麻之服。上及于曾祖之兄弟。下及于曾孫之從兄弟。上及于曾祖之兄弟。同高祖也。下及于曾孫之從兄弟。則吾卽其從曾祖。自彼視之。亦猶同高祖也。故曰高祖之服也。姑姊妹女子子。猶丈夫也。其輕者。及其在室。其重者。及其出嫁也。曾玄孫何以皆總麻乎。以卑略也。玄孫不可以不之服也。故亦總不可復降爾也。婦人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何以皆總麻也。曰。遠略也。婦人自舅姑以上。皆降於丈夫。故于祖旣降爲大功。則曾祖不可不降也。高祖復降。則無服。故曾祖高祖皆總也。上及于夫之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不及從曾祖。再從祖父母。下及其夫之再從兄弟之子以下。何也。曰。婦人之道。恩重於下。義輕於上。陰陽

之義也。陰不可以兼上也。故其上也。於夫之小功者且降。況總麻乎。其下也。有妣道焉。則不可降也。故於夫之外祖父母及舅及姨及從祖祖姑從祖姑在室及同堂兄弟皆總者猶降其祖之義也。

爲乳母何。曰。子夏曰。以名服也。何謂也。曰。旣爲乳母矣。則不可以不服也。

爲舅之子姑之子母姨之子者何。曰。從父母也。是故從父則及其表兄弟從母則及其內兄弟舅姨母兄弟之在內者也姑父兄弟之在外者也。

爲外孫男女及其婦何。曰。報也。視己之孫則降三等矣。

爲甥婦何。曰。亦報之也。然視己之子婦亦降三等矣。

爲妻之父母何。曰。降母之父母也。妻亡別娶及妻母雖嫁出亦猶服之者何。曰。亦降母也。故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不爲其母之黨服。母死則爲母之黨服不爲繼母之黨服。夫母之黨制于父妻之黨制于己也。

爲壻何。曰。報也。以總報總不亦重乎。曰。無總則無服。古者迭爲賓主。

女出嫁爲本宗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祖姑從祖姑在室及同堂兄弟之子女同堂姊妹之出嫁者何。曰。降兄弟也。降兄弟則上不及其從父母之祖下不及其從兄弟之孫。

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何。曰。有所後者之外祖父母之小功也。故爲外祖父母總蓋有代爲之小功者矣。

涇野先生禮問卷之二

喪問

光祖問。孝子在初喪。水漿不入口者。何故止於三日也。先生曰。節也。不及乎是日。忘死也。過乎是日者。滅生也。故子思以曾子爲不然。

光祖問。禮曰。居喪讀喪禮。若三年問、奔喪、喪服記、雜記、間傳諸篇。平居不可讀乎。若不讀。何以見古人之行與制禮者之心歟。先生曰。孝子讀此。未免起不忍之心故耳。故伊川喪母而後喪禮熟。

霄問。數七而奠。古乎。先生曰。非古也。然自唐宋以來。未之有改也。故生聞七七禮。死不七七奠。非所以安死效生也。且夫同姓有宗人焉。同媒有戚人焉。同邑有黨人焉。同遊有友人焉。皆期七而一奠也。數七而奠。亦所以聯民厚俗也。

端溪子問。孔子食於有喪之側。未嘗飽。與所謂是日哭則不歌。未嘗不嘆。聖人心地只是出於自然。至誠惻怛。作聖之基也。孟子亦曰。哭死而哀。非爲生。嗚呼。風俗日漓。禮教日壞。往往臨喪不哀。甚至父母之喪。亦恬然如平時也。曰。習俗成。雖賢者亦改其初心。有道者宜振之耳。

光祖曰。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此夫子萬世之教也。近見都城大邑。于初喪之時。親朋攜酒肴及歌者。甚自晝達旦之宴。謂之伴喪。敢問此果成風而難變。抑變之者無其人耶。先生曰。嗚呼。悲哉。俗也。惟有以生

爲憂者矣。故有以死爲樂者矣。又曰：民不知生，故不知死，則豈民之罪哉。

問：少師奉子哭踊。先生曰：其責甚重，少有不謹，不如不文之爲愈。諸侯適天子及相見，告奠祖禰，俱互見。揚州有五士謁先生，中間有斬衰者。問：太極剛柔。先生曰：只在目前，不高遠也。如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便是太極剛柔，不涉于虛無矣。後其人杜門守禮以終喪。

葬問

朝疑葬先輕而後重，謂先葬母後葬父。葬事似不情。如何？先生曰：古者不合葬，其用此禮與。介送雲岩先生之葬，偕行之人有欲由徑者。介曰：送葬不由徑。或曰：呂仲止復生矣。介曰：正念仲止，不忍背也。先生聞之曰：亦有此志乎。

朝問：夏后氏三年之葬，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夫既聞喪，卽當致事于君，如之何待殯葬後方致事也。曰：此禮之善者也。初聞喪時，只以哀親爲重，將他事皆不理矣。待殯葬致事于君也。又何妨。

朝邑王夔舜臣父卒，有遺命欲停尸以待繼母之終。然後合葬。先生曰：從親一言而暴親尸於久遠，不可。古人嘗有從治命而不從亂命者矣。且待繼母之終也，是又何心哉。

希古問：門人葬孔子，用三代之禮。豈孔子本心邪？先生曰：然。孔子曰：縱不得大葬，寧死于道路乎？但門人尊孔子，難以孔子本心論也。譬如周人追王大王王季，亦然。在亶父季歷，則無此心。在文王武王，則有此理。

先生謂馬伯循曰。外曾祖宋公之德。柩未之及見也。聞諸長老曰。公之爲書生。采薪養親。面無戚容。教授藩府。藩王語默稟度焉。曰。真吾師也。及其垂歿也。墓位當絕穴。子弟請易之。公曰。玉兄弟四人。當誰易也。卒定焉。此與曾子易簣亦近哉。馬子曰。理聞諸王太師端毅公。評西安人物矣。比宋公於漢毛萇伏生。

霄問。葬速執事之客。用酒肉乎。先生曰。然。不以哀而至者。酒肉可也。迎會葬之客。用酒肉乎。曰。不可強也。然則程子陷人于惡之說。非歟。曰。程子道廣。

石希孟問。人於父母。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何以處之。先生曰。古之人有行之者。江革行傭以供母。董永賣身以葬父。未爲無養無葬也。

廬墓問

曲沃楊昶曰。友有娶妻于他縣者。女在途而友之母死。如之何。先生曰。女奔喪而不返。夫則居廬。終喪而婚。禮也。今子之友奚爲也。曰。婦居喪於室。夫居廬于墓。曰。善哉。可與幾禮矣。

光祖問。父母或有先亡者。爲子欲廬墓。盡心于死者。而生者又不能養。當何如以處之。先生曰。廬墓非古也。父先亡。廬之可也。母先亡。廬之不可也。

濫問

威問衣服之制。先生曰。古人制物。無一物不寓道也。如制冠則有冠之道。制衣則有衣之道。制鞋履則有

鞋履之道。人服此而思其理。則邪僻之心無自而入矣。故曰。衣有深衣。其意深遠。履有絢綦。以爲行戒。故夫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諸生今日之學。雖一衣解結。亦要存念。務時時有所見。方可謂滿目皆忠信篤敬也。

唐希古問。申生待烹之事。人議其未免陷父於惡。如之何。先生曰。晉獻公溺於驪姬。元則惡人耳。申生不逃待烹。雖若過乎中庸。其心則合乎天理之公也。故謂之恭世子。若再議之。是世之逆命不死者。卻善矣。又曰。除是申生道與舜同。應再有處耳。

戴鷖問。申生待烹。未得爲盡善。先生曰。送林基學有言。顏子以一簞食供親。而親不以爲薄。以一瓢飲供親。而親不以爲菲。是以顏子方能樂也。亦猶顏子能諭親于道。故能如此耳。然則申生平日諭親於道處。亦恐未如舜乎。汪三山曰。申生之生未盡善。其死亦未盡善。曰。今且取其恭耳。

張伊問諡法。先生曰。後世可爲大易矣。其胡能沮勸邪。故凡爲翰林者。累官至師保。皆諡文。他官雖或經天緯地。弗論焉。凡爲將領者。累官至侯伯。皆諡武。他官雖或運籌決策。不論焉。不有後日之公論。則王安石。朱元晦之皆文公也。誰其辨之哉。

河東書院記成。張子仲脩曰。儀禮之文。復見於世矣。曰。吾將使諸生循此而求先王之實。非敢徒摘文爾也。

權用言閭閻之苦。風俗之害。曰。里老之不選德。小學之不選師。鄉飲之不選賢。欲以安民而善俗。吾未見

其有日也。何其已細乎。平天下亦猶是也。

諸問周禮。先生曰。卽孔子之答諸弟子耳。何謂也。曰。天以一氣化生萬物。聖人以一貫曲成羣賢。王者以一理分統衆職。其義一也。夫周禮行。天下無窮民。

西里子曰。今小學不選師。鄉飲不選德。尋將爲有司。欲一更之。則怨謗聿興。柰何。曰。易不云乎。已日乃革之。夫我之道未信于民。而遽更張。豈惟俗怨謗哉。故君子脩身以論政。政端而民自化。如有未順者。更之亦不爲異矣。

端溪子問。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樂無聲。而天下和。其五帝之事乎。三王而下。涉乎迹矣。後世至禮壞而民無所措手足。至樂崩而民之怨咨生焉。而欲至治太和。難乎。曰。只是箇仁。則不難。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

光祖問。有爲人子者。常以仁義之言陳於父母。猶有傷風敗俗之爲。不知更有何道以事之耶。先生曰。雖則仁義之言。其作用亦當有法。不然。則爲非仁之仁。非義之義。難以諭之于道。

學者當看禮記。便要習而行之。則邪僻之心無自而入矣。張子亦曰。習禮養浩然之氣。

先生曰。禮也者。束人筋骸。固人肌膚。詩書是格言。如如何不格物。如何不致知。格致工夫在禮上。乃有安頓處也。然又要忠信。忠信。禮之本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先生謂希古曰。讀禮。可將古之典禮與今之典禮比合。昔孔子學三代禮。惟從周焉。卽博學約禮也。應德

問月令甚瑣碎不可看。希古說歷歷可行。先生曰。只如尙書撫于五辰。庶績其凝。便好。若十二月便難行矣。又如劉向云。某事應某事失。反使人君不信其言。

官問。君子不教子。周公則撻伯禽。孔子則訓伯魚。周公孔子非歟。先生曰。此孟子因責善之事而說之。激也。古之聖人。自胎妊及食。食能言。已教之矣。子之不教。是愈疎不慈也。故教則可。責善則不可。責善非教歟。曰。教有養之之道。責善有服之之道。若周公之撻伯禽。則爲成王也。

詔問儀禮曰。此先生經世之書。此禮之廢于後世久矣。學者不可不講而習之。如冠婚祭射諸篇。旣講究之。尤當習演其事。乃能行之。非惟檢束身心。宛然可復見先王時景象。故常語學者當先禮學也。

詔問周禮王制何以不同。曰。自平王至秦漢間。已三四百年。漢儒記認失真。河間獻王雖購求遺書。其間或有缺失者。或漢儒以意補之。故有不同。若孟子班爵祿之制。則已曰。未聞其詳矣。

標問。宋宣公傳位于穆公。穆公傳位于殤公。其事是乎。曰。公羊所謂君子大居正。或不可以立嫡之事。泥之也。古人有行之而善者。堯舜也。有行而不善者。燕噲子之也。堯於他人且傳之位。況其弟乎。只看所傳之賢否何如耳。弟賢則舍子而立弟。子賢則舍弟而立子。要之不可爲典常耳。若漢高帝舍惠帝而立文帝。則必無呂氏之禍。吳壽夢之事。若以立嫡爲主。則諸樊可也。若以立賢爲主。則季札可也。若欲傳于諸樊。以次及札。使餘祭諸人皆各永年。則將相去百餘年。然後及札。是札終不得傳矣。文王不傳于伯邑考。而傳于武王。未必非正也。問。春秋書季札來聘。而不書公子者。其亦以季子之讓爲不中乎。

曰非也。春秋之法。在夷則去之。故其君多不得書。季札其臣也。而書之。賢之也。蓋以不書公子者。在夷也。又問。季札之才。近伯夷。何如。曰。然。札。賢者也。觀其葬子于贏博之間。又問。樂於魯。皆是未易及也。又問。相傳孔子十字碑。真否。曰。此字有古意。若非漢人筆。先生命諸生習禮。曰。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及叉手出言。則總是存心處耳。

端溪子問。老子有言。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則必見欲而亂乎。夫使吾心有主。其能亂否乎。必若吾夫子所謂非禮勿視聽云。然者。然後爲無弊耳。曰。人於非禮。耳目雖勿視聽。而心中不忘。則亦亂耳。不知端溪子將何以爲勿也。

先生謂桑子兼善曰。古之聖人說禮樂者。莫如孔子。故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又曰。禮云樂云。玉帛鐘鼓云乎哉。然則鐘鼓玉帛亦可廢乎。曰。有廢之而用者。有用之而廢者。故世治矣。無此不足爲甚損。世亂矣。有此不足爲甚益。故君子探其本。

光祖曰。周體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或謂劉歆附益佐王莽者。朱子曰。規模皆是周公做。但言語是他人做。斯數說者。敢問何家爲的乎。先生曰。朱子言是也。但云言語是他人做。恐不然。非周公不能有此筆力也。細玩之。如畫工然。物物而得所。試體之。如治家然。人人而遂欲。必君臣一德者。斯能舉而措之耳。林氏何氏諸說。將無有見于新莽宇文周輩之爲者而立論乎。又曰。縱有差繆處。則周人後世之損益也。如大明會典。據今變例者亦多矣。

問。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夫子則以公儀仲子立孫爲是。如何。曰。立嫡的事是常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立德也。堯舜之子苟可繼。又何必尋取舜禹。他人且傳之。況其子乎。惟子是丹朱商均。故立德。夫子所言立嫡。亦據其子孫不相上下者言之耳。

江西有五人來見。先生謂之曰。若等爲實學。動靜當以禮也。一人對曰。是橫渠以禮教人乎。先生曰。不特張子耳。曾子亦然。雖孔子亦曰。非禮勿視。爲國以禮也。

先生曰。教諸君學禮。猶堤坊之于水也。若人無禮以堤坊其身。則滿腔一團私意。縱橫四出矣。儀禮就東西南北調一兩箇字。多少委曲。是謂之至文。非聖人不能作也。

衣服飲食。皆要見道理在。故無時非禮。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大器問。禮可以義起。曰。固是要合人心。謝以中曰。禮可以義起。鄒東郭答之甚好。曰。協諸義而協。則可不協諸義而協。則亦可乎。

問。月令。朱子嘗以夏月非周月者何。曰。周月總是夏月。古人改正不改月。如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首。未嘗改十二月爲正月也。如周改十一月爲正月。則春當爲冬。夏當爲春。四時亦不定矣。此豈可改者乎。故春王正月。春秋則從正月記起。以見從夏時耳。胡氏程子。皆以爲周正。至其後來所記之事。皆易其日月。此豈聖人之信史耶。

問。禮樂可分否。先生曰。不可分。禮樂乃行道之器物也。道不過五倫。惟禮樂能舉之。如一吏部。每朝高聲問安。父母方寢。心不安。是一于禮而失其和。敝處有一秀才。父子嘻嘻。甚至嘲戲。是失其禮而一于和。

禮勝則離。樂勝則流。如司馬溫公事兄。因寒問衣。得無薄乎。隨時致問。不驚人駭俗。藹然可愛。易中孚。豚魚吉。程明道對神宗云。陛下柰何輕天下士乎。此言何等從容不迫。何城又問。後世君臣。但見其禮而不見其和。和可復行否。先生曰。只遇主於巷。納約自牖。信而後諫。便是和意也。

栖入學儀 栖記

弘治壬戌。兄業太學。父命栖隨之。就學于京師。師事馬伯循先生。先期一日。兄晨興。冠履衣紳盥洗。詣先生。再拜曰。枏有弟栖。蠢愚罔知。有志也。願灑掃于門下。先生曰。理不敏。不足以範栖。敢辭。枏曰。先生志在及人。寧棄枏。先生曰。吾子重有命。敢不敬從。兄再拜。先生答拜。乃出。

厥明兄及栖皆冠履衣紳盥洗。命栖曰。往事爾師。如事父母。夙夜無違命。敬恭爾業。栖再拜受命。遂灑掃書堂。設先師文宣王像于座北。南面。香案在其前。設菜于堂奧。西階側設卓。陳贄小雅及篋。書在篋內。篋在小雅南。設洗于阼階側。執事者倚夏楚于二門之內。夏左。告具。兄再拜。速先生曰。日者辱諾。誨栖矣。謹率以見。先生冠履衣紳曰。理既與之矣。願以見于先師。兄在西階。先生在西階。揖讓升堂就位。栖立于門外。北面。皆再拜。先生退。盥于阼階。詣香案。跪釋菜。俯伏興。復位。皆再拜。兄揖先生于堂內。西壁下。東西北上。栖在門外西階下。有先入學者在其上。皆東面。執事者徹先師暨香案菜。

栖及先入學者。奉先生座于堂上。南面。兄座在右。栖奉贄如橋衡。跪于階下。曰。小子栖無知。願共灑掃。先生曰。予既與爾矣。去爾幣。升堂。對曰。栖不依于贄。不敢見。先生曰。諾。栖升堂。奠幣于奧。卽位再拜退出。

門外先入學者北面立。奉小雅歌鹿鳴皇華歌闋。栖鼓篋升堂跪。先生曰。先師之教。孝弟謹信。有餘力。則學文。余及爾小子勗。栖對曰。敢不努力。從以問旋。俯伏興出。取夏楚以升堂跪。先生曰。斯教之輔也。爾克敬。免之矣。栖再拜出。倚夏楚于堂側。

兄遂延先生以三獻之禮。設先生卓于堂西北。南面。五蔬在內。雞在蔬南。豚臠豚脰在雞東。羊若牛脯在雞者。其外爲果。果設主卓于堂東南。北面。僕席于堂東北。南面。介席于主西北面。以秦子世觀爲僕。寇子子惇介。設壺壘罍爵在南。設洗于門外阼階上。執事者立于西階。邇簋。兄揖先生及僕介就位。兄降洗。先生辭洗曰。理不敏。不足以習禮。兄曰。請受教于長者。卒洗酌爵初獻。東面再拜。先生奠爵几上。西面答再拜。遂揖僕及介。報揖。卒爵降洗。兄辭洗。卒洗。兄主受虛爵。酌以再獻。再拜。先生奠爵。答再拜。卒爵降洗。兄辭洗。卒洗。兄受酬。西面再拜。先生奠爵于卓上。答再拜。兄揖僕介。卒爵降洗。酌以酢先生。先生再拜。兄奠爵。答再拜。栖及先入學者歌菁者莪。卒爵樂闋。降洗。卒洗。主受虛爵。獻介。亦如之。執事者承虛爵以倚壘。兄揖先生及僕介。卽席。乃羞。無算爵。有觶散。皆用之。旣賓起。兄再拜。賓答拜。明日。兄再拜謝。

渭陽公祭儀 棹記

渭陽公日昧爽而興。盥洗。設香案于中庭。跪炷香。瞻天稽首三。乃望闕稽首三。遂帥子弟興事。以爲常。月朔晨興盥洗如日禮。焚神錢。瞻天稽首三。告曰。某月朔。遂炷香于廟。稽首四拜。告曰。某月朔。其月半。亦

如朔。

元日前夕。公冠履衣紳盥洗。設饌楮香燭于中堂。又設楮于枋側。乃告于廟曰。明日某年月元日。孝玄孫溥奉主于中堂。執事者啓櫬出主。置于中堂南面。如廟。主人跪稽首。炷香再拜。執事者進饌于始祖考妣一卓。五味在內。其南五蔬。脯醢外蔬五餅。若飯外醢黍中。名果外餅。盤饌夾肆。若升脊肺胎臠。則內果若得異味。皆在右。筯在蔬醬之間。遂進饌于高祖考妣。曾祖考妣。皆如始祖考妣。酒茶香燭之案。則共之。在其南。主人就位。率子弟再拜興。詣香案跪曰。某年月日。封翰林院脩撰孝玄孫溥。謹以疏醴致祭于始祖考義士府君。始祖妣李氏。高祖考齊東府君。高祖妣李氏。曾祖考老人府君。曾祖妣高氏。顯祖考總旗府君。祖妣鄭氏。顯考處士府君。顯妣魏氏。劉氏曰。維歲改易。音容日遠。追慕罔極。實用切懷。敬陳菲奠。尙饗。其以嬪安人宋氏。子秀才栖。俯酌酒。稽首復位。再拜闔門。侑食畢。退寢。雞初鳴。執事者羞長麪。位皆一盂。乃辭神。主人以下就位再拜。遂焚楮酌酒。暨湯。又焚于初前徹饌。遂奉主如前。入于廟。炷香稽首以退。比初寅。公盥洗冠履衣紳。設香案于庭中。陳香燭果餅神前。率子弟瞻天跪曰。某年月元日。酌酒稽首三。乃望闕稽首三。乃身送香燭神錢于文宣王廟及縣四街之廟。皆稽首。質明。公冠履衣紳。拜宗人之尊長者及鄉黨戚黨之尊長者于其家。然後受子弟卑幼之拜。若有縣大夫及庠師之禮。則報拜。

元霄。公冠履衣紳盥洗。設卓于中庭。瞻天炷香稽首曰。某年月元霄。乃燃燈薦餗焚香稽首。遂詣廟。啓櫬

焚香再拜告曰。某年月元霄。具官孝玄孫溥。薦燈。侑以餼。再拜。遂布燈于門戶竈井。翼日入主于櫝。闔廟門。

清明前一日。公冠屨衣紳盥洗。率子弟詣先塋。設饌于本土及各塚。皆一卓。五蔬在內。五醢外。蔬醢外。餅若飯。名果在其南。盤饌夾肆。子弟告設具。公率子弟詣土地。再拜炷香。酌酒曰。某年月日。具官呂溥。敢告于本塋土地之神曰。節屆清明。凡我先人。皆神是依。式是薄奠。尙饗。遂詣高祖妣李氏。再拜跪炷香。酌酒曰。某年月日。具官孝孫溥。謹瞻拜丘墓。實切怵惕。尙饗。焚楮拜。遂詣曾祖考妣祖考妣。皆如初。祝辭。孫上改稱曾。改曾稱元。遂西過縣丞先叔先孀。祝曰。姪溥謹以時禮附獻。再拜酌酒焚楮。遂北祭掃于新塋考妣。如祭祖考妣儀。祝改孫稱子。禮土地如先塋。乃命子弟祭掃于嬪安人宋氏及子秀才。栖明日。遂祭于奉政原之遠塋。皆如初。

端午。公冠屨衣紳盥洗詣廟。子弟啓櫝出主。跪炷香再拜。薦角黍新蔬果。祝曰。節屆端陽。天道極泰。具官玄孫溥。謹以蔬果告虔。酌酒焚楮再拜。子弟入主于櫝。闔廟門。

六月六日。公盥洗。命子弟奠湯焚楮于先塋諸墓。不設饌。祝曰。天道亢陽。孫某謹奠湯茶。

七月望日。旣夕。公冠屨衣紳盥洗詣廟。設楮。又設于初側。子弟啓櫝出主。公跪炷香再拜。薦麻穀蔬果。祝曰。時屆新秋。稼穡可望。玄孫溥謹以穡事告虔。餘如端午。

重陽。公冠屨衣紳盥洗詣廟。子弟啓櫝出主。公跪炷香再拜。薦糕新蔬果。祝曰。節屆重陽。時序屢易。玄孫

溥謹以糕果告虔。餘如七月望。

十月朔。既夕。如七月望。公薦餽餽新蔬果。祝曰。時屆孟冬。霜露既降。實切悽愴。玄孫某謹以蔬果告虔。餘同七月望。加寒衣。

長至。既夕。如十月朔。雞初鳴。薦長麪。祝曰。惟茲長至。天道攸始。謹以蔬果告虔。餘同十月朔。

柵授官。公聞報之明日。盥洗望闕稽首。乃詣廟。跪曰。年月日。孝玄孫溥。敢昭告于始祖考妣曾祖考妣祖考妣顯考妣曰。蒙庇積德。惟爾來孫柵。于今年戊辰三月。叨獲及第。授官脩撰。所願盡忠報國。惟神陰相之。及柵在告病間。公選日晨興。冠履衣紳盥洗。率柵及宗人及子弟詣祭于奉政原之先塋。祝曰。年月日。孝遠孫溥。蒙庇積德。有子柵。叨進士及第。授官脩撰。謹率以見。所願盡忠報國。惟神陰相之。獻諸墓。其禮同。皆用祝。卒以牲享宗人。其受封也。告廟祭墓皆如初。辭曰。蒙庇積德。因子柵。受有恩封。如其官。何以報國。惟神陰相之。無忝我先德。

安人宋氏焚黃儀

從壻張雲霄編

焚黃。主人受命于父渭陽公。有期。設帷于塚次。先日。主人沐浴齋戒。居外寢。戒諸兄弟及執事。厥明。晨興。冠履衣紳盥洗告廟。請主于廳事。焚香再拜。遂召執事者。設五案。勅命膳黃各一匱。同案。翟冠袍帶各一匱。同案。設饌案于特羊之內。五蔬在內。脯醢外蔬。五敦外醢。五餅南敦。盤饌夾肆。罍托香合。楮燭同案。在特羊之先。無特羊。則有鼎俎。執事者告設具。樂作導案。柵及兄弟諸執事盛服從以詣墓。執事以

次陳于羨道左。祝召序立再拜。樂作。二祝以主人詣香案跪。主人炷香酌酒。樂止。右祝告曰。維正德九年歲次甲戌五月癸丑朔越二十日乙丑。孝子翰林院脩撰呂柟。敢昭告于顯妣宋氏之靈曰。柟承慈訓。竊祿于朝。仰荷皇仁。推恩所生。乃正德八年三月初一日。勅贈妣爲安人。惟是音容日遠。追養靡從。祇奉命書。悲喜交集。敬錄以焚。實增哀殞。謹以酒果暨冠服。用寫虔告。左祝召宣贈安人制辭。宣訖。左祝召俯伏。召焚黃暨袍。卒焚再拜。樂作。執事者徹饌。樂作。迎冠帶返。勅命在先。復于廳事。二祝啓櫝出主。左祝召再拜。二祝以柟詣香案跪。炷香。樂止。右祝告曰。年月日。孝子具官柟。敢昭告于顯妣安人宋氏之靈曰。邇者獲有恩贈。旁求慈靈。亦旣告諸墓矣。惟是神主未更。是用謹請改題。並以衣冠奉祀。俯伏興。宗人置主于案。題訖。宗人奉主于座。左祝召降神。樂作。再拜。二祝遂以主人詣案跪。炷香酌酒。俯伏興。復位。再拜。樂止。宗人奉主入于廟。櫝主。遂燕兄弟執事者于廳事。再拜而謝之。

渭陽公喪儀

從增張雲霄編

正德丙子十一年五月丙申十六日之夕。渭陽公病革。先疾作。召匠作楸棺漆。命弟子曰。歿卽棺殯。吾畏暑與蠅。葬無出三月。灝革。公命左右蚤揃去垢。易裏衣襪履。勿履屨重。左右遂不作塋。取潘于鑊。沃巾沐面目。櫛髮組繪。仍笄纓巾。烏紗收架。奠巾有纓無綏。拒手足以叉巾。著新裏衣襪。履皆總純。無紉。乃加纁衣短裳一稱。衣有著。葱綾服一稱。藕紵服一稱。裳屬于衣。皆不二。柟加六品服。公服赤紵一稱。有紳。已釋紳。握手以帕。兄弟諸男皆飲泣扶體。諸婦飲泣候于寢外。左右請後事。公命長子男柟曰。竭力

以報國。命長女劉婦曰。爲兒女無締于不潔之姻。命長孫田曰。力讀經書。左右請家事。曰。先命之矣。他請事皆不命。乃遷于中堂牀上。屬纊既絕。男女各以其生稱而復。乃哭。祝以左右舁尸寢于地。主人被髮徒跣。擗踊號啼。馮尸于東。諸兄弟如主人在其南。皆西面。主婦諸婦改服髻。哭于尸西。少北有蔽。宗人戚人里人友人皆拜哭。祝奠脯醢醴酒于左。臚既。幬面以纊若帛。瑱亦以纊。乃布絞。縮二橫三。皆析其末。布布衾于絞上。布絞紵于衾上。乃斂。不束絞。不斂面。于中堂去牀。槨輒。邇地三寸。棺內藉以柏香。輒灰厚二寸。幬以絲紗。正棺。乃入。左右實簠蚤于棺隅。主人以下。括髮馮踊。擗號。婦人髻。既。祝舁蓋蓋棺。不丁。棺外圍以新壤。沃水于壤。其下池。主人兄弟馮踊無筭。祝設槨障以匹帛于棺前。槨前結帛于椅。藉以衾衣。以代重。書銘于赤紵。廣終幅。長七尺。曰。明封翰林院脩撰呂公之柩。立于帛左。有跗。執事者設奠。香中卓燭夾香。長燈內香。五果左右燈。鼎俎脯醢內果。五蔬內醢。醢內盂。酒茶與麪列。醢醬麪比帛之。凡脊脅肱臑皆升。鼎素俎有折體。脯薦木漆以代邊。醢薦錫磁以代豆。楮盆藉地。外卓。瀕夕。宗人戚人男女皆至。執事者致免髻。主人兄弟號擗稽顙拜男賓于堂下。主婦稽顙拜女賓于內。既。宗人奠酒炷香。執事者焚楮。主人以下皆哭踊。男賓堂外北面跪哭。親者邇前。尊者立哭。女賓立哭于主婦諸婦之後。既。主人兄弟號擗稽顙拜謝于堂下。還。擗踊號啼。

越明日。朝奠如夕奠。以爲常。奠饌不麪。或以粢。其午奠。惟親子弟舉。是日也。二祝設靈牀于柩東北墉下。南面。衾衲枕簀具有。惟槨盥在其前。縣裳衣于槨上。冠紳設于東卓。邇牀西面。越三日。朝奠既設。祝以

主人稽顙告曰。某年月日。孤子脩撰柩。敢告顯父渭陽公之靈曰。不肖罪惡深重。禍延吾父。控訴靡所。祇奉遺言。卽日微斂。三日棺殯。炎蒸蠅蚋。庶幾祛除。無復見面。五內崩潰。謹告。遂號啼擗無筭。執事者丁棺漆會。以輒作埽。乃殯。周塗塹下池。沃土匝棺。旣乃午奠。

越四日。主人兄弟皆斬衰竹杖菅屨于堂下。主婦諸婦斬衰于室。執事者致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之服于宗人。遂朝奠。

是日也。主人兄弟始餼湯粥。寢苦枕塊。不脫經。殯側哭無時。

越七日。祝以執事者殷奠。二几有盤。饊燂食在果外。皆五列。鼎俎脯醢內果。正脊若首在中。豚胎在東。羊雞魚腊在西。左右以離肝離肺。脊內五餅。五敦內餅。粟中黍稷稻以東西。五蔬內粟五味內蔬。醬中酒茶香燭之案在其前。祝以主人稽顙告曰。年月日。孤子具官柩。敢告于顯父渭陽公之靈曰。日月不居。奄及七日。控訴靡獲。祇從今俗。衰羞七奠。心神糜碎。尙饗。遂號啼擗無筭。執事者焚楮。

比午奠。宗人戚人黨人女人薦香楮蒸盤于柩前。皆再拜。主人稽顙答拜。興。稽顙拜謝。賓答拜。司賓者飯賓于異所。司書者書名氏物楮于藉。賓旣飯。且集。復拜于柩前曰。年月日。某等謹以薄薦。敢昭告于封君渭陽先生之柩曰。是日首七。某等忝與戚黨交遊。無任哀悼。尙饗。主人稽顙答拜。執事者焚楮。主人號啼跪哭。賓皆跪哭。女賓同主婦諸婦哭于殯西帷後。賓興。主人號啼稽顙謝賓于堂下。自是宗人戚人罷朝夕哭奠。主人惟罷午奠。其哭仍無時。三七五七七。如首七。二七四七六七。主人及齊功之戚。

亦午奠。

三月卜葬有期。先期卜日。作壙于祖塋之昭位。日至期。奠既終。祝以主人詣殯。稽顙曰。正德十一年六月甲寅。孤子具官柩。敢告于顯父渭陽公曰。遵守存言。葬于祖塋昭位。合妣安人宋氏。仍以季弟生員栖附。茲往作壙。不勝哀殯。謹告稽顙再拜。至塋。祝以執事者設奠于本塋土地之神及祖家。香酒果蔬。鼎俎以脯醢飯餅具。左祝以主人及兄弟宗人再拜。右祝以主人詣香案。炷香奠酒。跪祝曰。年月日。孤子具官柩。謹以庶羞敢告于本塋土地之神曰。謹卜七月九日。哀奉顯父勅封脩撰渭陽呂公。顯妣勅賜安人宋氏。合葬于祖塋昭位。以季弟增廣生員呂栖附。今茲作壙。神其庇祐。俾無後虞。稽顙興復位。左祝以主人兄弟再拜。焚神錢。右祝卒禮。左祝以主人稽顙再拜。詣祖家跪。炷香奠酒。祝跪曰。年月日。具官孤孫柩。謹以庶羞敢告于顯祖考處士府君。顯祖妣魏氏之靈曰。茲日卜月。哀奉顯父脩撰某。顯妣安人宋氏。合葬于前昭位。附以季弟生員栖。是日作壙。舂鍤之聲。驚震靈爽。不勝哀懼。謹具稽顙再拜。遂奠告諸仲止之故冢。右祝卒禮。祝以主人兄弟南詣母故冢。設奠如初。稽顙再拜。炷香奠酒。祝曰。年月日。孤子具官柩。謹以庶羞敢告于顯妣安人宋氏曰。茲以協卜年月日。奉葬顯父修撰渭陽公于祖塋前昭位。存受遺言。合葬顯妣。是日作壙。不勝哀殯。謹告稽顙再拜。右祝卒禮。祝以主人詣殯前。稽顙跪曰。已破土作壙。不勝哀殯。稽顙哭。興土人作壙。据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輒人作竈。門室周護。以灰沙合土之泥。土五分之三。灰五分之一。有半。杵築二尺。乃實原壤。亦沃水。杵築掩初掘。

五寸崇七寸。

乃作柏槨。匠人獻材。主人哭材。

乃作誌石。獲誌文。讀于殯前。主人號擗稽顙。乃上石。工人作明器。下帳。苞筭。方相。暨諸儀仗。

宗人乃禮里人以一獻之禮。使司執事爲柩帷于門外中街。爲賓帷二于柩帷東西。爲帷皆七人。司賓二十人。司貨五人。司書二人。司具饌者四十人。司亭輿十人。司魂馬二人。禮儒士以再獻之禮。使司儀左右祝各一人。二祝二人。司迎母柩之奠二人。司啓殯及朝祖之奠二人。司祖奠二人。司遣奠二人。司召設儀仗一人。司空二人。司祝本塋土地及題主二人。司盥洗二人。司三虞者十人。皆前人互爲之。禮蒙士之師以一獻。使教振鐸者八童。挽歌者二十童。歌薤露。蒿里。蓼莪之篇。禮鄉大夫士以再獻之禮。以應賓。有翼爵者至。則應之。左賓帷三人。右賓帷三人。凡禮賓。主人皆稽顙再拜。禮役夫一食。以應役。舉三柩三十六人。執娶各六人。執銘旌各一人。執功布各一人。舉冠帶玄纁輿四人。舉苞筭罍輿四人。舉下帳輿四人。舉明器輿四人。舉二椁三十人。舉志車三人。舉駝馬諸儀仗二十五人。舉執事僕早八人。舉奠卓香案六人。執紙百有二十人。食工十二人以一食。擊鼓二人。爲方相及舉者十人。禮宗人之才者四人以一獻。使設靈帷于壙左。邇南南面。柩帷在壙南面。上賓帷在墓南東偏。次賓帷在其左。皆布席。茶廚在墓西。賓至則具獻。

灑葬二日。宗人設帷于母冢西偏南面。設帷于呂仲止之冢東偏南面。啓冢。灑見槨。主人兄弟詣殯前。稽

額告而出。辭曰：迎母柩于帷廳，以先俟。乃仍服，戴親柩衣，衾翟冠暨靈輿，銘旌功布及奠，徒跣以往。從以媼。祝先娶人從，鐸人從。宗人分詣仲止冢。至所見柩，主人兄弟哭踊。祝止哭。主人及親媼執事者布布絞于壙底，縮二橫五布布衾于絞上，脫舊棺舁于衾上，續面乃斂。執事者于出于帷下，親媼襲衣及履，乃加帛衣細裳，續著稱綾衣布裳一稱，葱紵衣綠紵裳一稱。安人公服赤紵一稱，有紳，乃加翟冠。幘以赤紵夷衾，女櫨衣實于空蓋。柩祝以功布飾柩一池，鈕三采，無具。設奠于夷牀前，祝以主人稽顙再拜。右祝以主人盥洗，詣案前，炷香醑酒跪，祝執版出主人之右曰：年月日，孤子具官柩，謹以庶羞敢告于顯妣安人宋氏之柩曰：柩將以月日葬，顯父脩撰渭陽公于祖塋，昭位奉啓，顯妣合葬。前月四日，已告諸墓矣。茲者剖土收骨，心神糜碎，不孝之罪，上通于天，誰其歸咎？茲謹舁歸，式從父柩，伏惟尙饗。俯伏興，祝以主人降稽顙再拜，焚楮號擗。左祝卒禮，主人號啼載柩以行。功布先，銘從，娶人執娶以障柩。鐸人振鐸，二祝以宗人逆弟柩，至則隨之。儀如迎母柩儀，乃入于帷廳。舁人告定，娶銘功布如前列。鐸人斂鐸，執事者設奠如殯奠。主人稽顙再拜，焚楮哭踊。右祝止哭，主人反哭，告舁事于殯前，仍次殯側。兄弟次于母柩側，比奠則入，則入。旣夕哭，祝告啓期于賓，陳饌如七奠。東方之饌亦如之。夷牀廡于殯宮階間，二燭左右殯。主人及諸丈夫衰絰在殯東，婦人衰絰在殯後。左祝以主人稽顙再拜，右祝執功布入，舁自西階，盡階不升堂。二祝以主人盥洗，詣案前跪，炷香奠酒。祝曰：年月丙戌，孤子具官柩，謹以庶羞敢告于顯父脩撰渭陽公曰：來日戊子，哀奉靈車，往卽幽宅，先事啓殯，不勝哽絕。謹告尙享。主人

兄弟稽顙再拜降袒哭踊婦人哭于後衆丈夫及諸婦人各哭于其位左祝取銘及靈置于階南止哭升夷牀于柩前乃啓殯主人以下哭拾踊左祝止哭袒拂柩功布升柩于夷牀祝跪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興舁人乃遷柩功布先銘從靈從奠從柩從主人以下襲哭從詣廟門先時宗人入廟啓櫬出主焚香祝設靈于柩前西向取東方之饌奠之如初祝詣廟中香案跪曰年月日孤子具官柩于來日戊子葬父具官某合以妣安人宋氏于祖塋昭位附以季弟生員柩是日祇奉柩車以見父也無復羞常事矣不勝哀惋興詣柩前跪曰朝祖訖興主人以下哭盡哀遂哭從鐸人入夾階振鐸娶人執娶以蔽柩遷于帷廳如遷于祖夷牀在安人夷牀之左並皆南向仲止夷牀在其後南向西偏鐸人歛鐸娶人倚娶退祝正柩于兩楹間置靈如祝執事者焚楮主人兄弟稽顙再拜哭盡哀止于柩南北面婦人哭于後乃代哭奠如啓殯之奠親賓致賻奠以名及物告諸靈有奠章二祝皆歛之主人稽顙號擗拜送賓于門闕執事者歸賻奠于司貨司書者揭而書之

明日有司請祖期祝告曰日側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筭乃束柩卒束襲降右祝飾柩一池紐三采無具設披屬紉鼓人擊鼓歇祝召執事者設儀仗于帷廳內及門外方相在先狂夫爲之執戈揚盾執事隸人從志車從棹車從木主輿從筆石具明器輿從下帳輿從苞胥輿從冠帶玄纁輿從功布從明從鼓人再擊鼓鼓歇祝召執事者設祖奠七卓器五爲肆肆三爲卓設醬于初卓中左右以鹽椒醢薑韭在醬先葱藻菜菹若萌左右韭皆不會廢敦五前韭黍中稷稻梁若粟以左右皆啓會二卓以羊爲初正

脊在中。代脅左脊。醢臠左脅。右以肫肺。其覈脾腸胃皆不升。豕亦如之。離肝離肺左右雞若魚。鴨醢爲終肆。雞中三卓之肆有四。三麥及米爲餅皆五。米先。牟次。麴次。米次。設糖食于三卓之前。色一行。其次爲大糖。食卓內以五果。五牲內果豕中。左右以雞鵝魚皆牲。清六卓以小蜜食樹盤。七卓以大蜜食樹盤。顯妣安人之奠亦如之。季弟仲止殺三。凡其香燭茶醴特豕特羊之案則共之。在其南。左祝以主人兄弟稽顙再拜。二祝詣主人于案前跪。炷香奠酒。左祝跪告曰。孤子具官柩。謹用告辰。祇奉封公及母安人往卽幽宅。將舁靈車。神道紆迴。惟以荒蓼。無任哽絕。尙享。弟仲止配。祝興。主人稽顙興。二祝以主人降。稽顙再拜。焚楮及帛。哭踊。二祝止哭。親賓有後賻奠者。受禮如前。及日側。鼓人三擊鼓。鼓歇。祝祖引靈輿于內門。銘次以靈作輿。鐸人振鐸詣柩前。娶人以娶障柩。主人以下皆哭踊。禮祝以酒奠曰。永遷之禮。靈神不留。謹奉旋車。式遵祖道。尙享。焚楮。主人以下哭踊。

味爽。鼓人擊鼓。鼓歇。左命舁人加杠于夷牀。遂召執事者設遺奠。徹祖奠之初卓二卓。其餘改饌不改卓。左祝北向跪曰。遷柩就輦。敢告。徹者入。實諸苞。主人以下哭拾踊。挽歌者接紼而俟行。娶人障柩。鐸人振鐸。主人載父夷牀。宗人友人執紼披弟梓載母夷牀。母黨丈夫執紼披婦人在後。帳以行帷。內外各以其班袒哭踊。祝止哭。鼓人擊鼓。鼓歇。左祝召執事者各執其事。紙先引。魂馬次之。執事隸人次之。諸儀仗次之。鼓人再擊鼓。鼓歇。乃行。主人兄弟徒跣哭踊無筭。靈車及墓。入于靈帷。執事者設奠如朝夕奠。須臾。徹之。柩至。設于壙南。脫載置席上。主人以下袒。各就位。馮柩哭踊。婦人哭于行帷。主人拜賓。有

歸者則辭以歸。乃定。棹先。柩從。左右祝以主人入壙。右祝以銘旌谷輿于棹上。冠帶在銘上。邇首。左祝以主人稽顙哭。擗跪于柩前。執事者以玄纁授主人。右祝受而納諸庫中。娶人倚于壙內。柩旁。下帳設于幽堂。南向。筓實在下帳南。明器析設于倉庫。左祝告畢。遂以主人稽顙再拜興。執事者扶出壙外。哭踊襲役人掩壙。杵築八尺。納志石。又築。左祝止主人哭。乃請學師祀本塋土地于墓東北。先期。執事者設奠具。祝以學師再拜盥洗。詣案前跪。炷香奠酒。祝跪曰。惟正德十一年丙子秋七月庚辰朔初九日。戊子。勅封翰林院脩撰呂某。配勅贈安人宋氏。暨其子增廣生員呂栖。定茲幽宅。惟神是依。神其庇祐。永無後虞。二祝以學師降。再拜。右祝卒禮。主人稽顙再拜謝學師。酬以幣。

執事者設卓筆石具。左祝就木輿取本主。左手捧趺。右手當竅。微軒。置于案。二祝請縣大夫題主。畢。主人稽顙再拜謝大夫。酬以幣。

左祝置神主于靈輿。藏靈帛于箱。炷香酌酒。遂以主人兄弟稽顙再拜。二祝詣主人于案前跪。右祝執板。出于主人之右。曰。孤子具官柁。敢昭告于顯考勅封翰林院脩撰儒林郎渭陽公之靈曰。形歸窀穸。神反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馮是依。踟躕窮途。進退如癡。不勝哀殞。二祝以主人降。稽顙再拜。哭盡哀。神主輿既駕。主人從哭。如來儀。至家。主人號啼擗踊。左祝如式奉神主。置多于靈座。執事者焚楮。祝止哭。以主人稽顙再拜畢。主人拜賓。送于大門外。乃沐浴以俟虞。執事者歸。賑于宗人戚人及祝。

執事。

是日初虞。左祝召執事者。設饌于東南。如殷奠。日中。執事者告設具。右祝啓櫝出主。主人入。哭盡哀。二祝止哭降。左祝以主人兄弟稽顙再拜。遂召執事者進饌。執事者進鼎俎脯醢五。左祝召曰。行初獻禮。二祝以主人盥洗。詣靈前跪。炷香。酌酒。以茅沙。左祝執版出于主人之右。跪曰。年月日。孤子具官柩。昭告于顯考脩撰渭陽公之靈曰。日月不處。奄及初虞。夙興夜居。哀痛如裂。謹以潔牲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祫事。尙饗。左祝以主人俯伏興。復位。左祝召執事者進饌。執事者供五蔬及黍稷粟稻。乃行亞獻禮。二祝以宗人之戚者詣靈前跪。炷香。酌酒于茅沙。俯伏興。復位。左祝召執事者進饌。執事者供五餅。乃行終獻禮。二祝以親賓人詣靈前。如亞獻。復位。左祝召曰。侑食。執事執注添酒。主人以下皆出。祝闔戶。主人立于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後。重行北上。左祝當戶北面。噫歆。乃啓戶。主人以下各就位。主人詣靈座奠茶。左祝告利成。右祝斂主。匣之。以主人辭神。稽顙再拜。左祝召焚楮。主人以下跪。哭盡哀。婦人哭于屏後。興。瘞魂帛。自是主人日焚香。有新奠。次于主前。剛日再虞。如初虞。曰哀薦虞事。柔日三虞。如再虞。曰哀薦成事。

葬之二日。主人兄弟稽顙再拜。踵門謝宗人戚人友人鄉人之賻奠者。三日。主人兄弟復三于墓。宗人戚人皆薦香楮。祝召執事者。設奠卓于本塋土地及各冢。新冢則有特牲。執事者告設具。左祝以主人以下稽顙再拜。二祝以主人盥洗。詣土地案前跪。炷香。酌酒。祝跪曰。年月日。孤子具官柩。謹以庶羞敢告。

于本塋土地之神曰。邇者柁奉葬父母及弟于祖塋。今已三日矣。惟神是馮。是依。是用祈祐于無窮。尙享。二祝以主人降。再拜復位。左祝召行初獻禮。二祝以主人詣新冢跪。炷香酌酒。祝跪曰。年月日。孤子具官柁。謹以庶羞。敢告于顯考脩撰渭陽公。顯妣安人宋氏曰。哀奉柁榘葬此幽宅。今已三日矣。號痛罔極。無任哽絕。祇從今俗。哀羞復三之奠。尙享。俯伏興。二祝以主人降。左祝召行分獻及亞獻禮。二祝以主人詣新冢。羣祝以宗人及戚人分詣祖冢。二祖冢及仲止之冢。皆炷香酌酒。俯伏興。復位。左祝召行三獻禮。二祝以主人詣新冢。如亞獻。復位。執事者焚楮。主人兄弟哭盡哀。右祝卒禮。主人兄弟稽顙。再拜以謝賓宗人。邀賓于冢而食之。是日後。主人使執事者禮宗人戚人及祝執事以一獻再獻之禮。有歸俎。

卒哭十日。執事者陳奠如虞奠。質明。左祝啓櫝出主。主人以下皆入。哭盡哀。二祝止哭。以主人降。稽顙再拜。遂以主人盥洗。奉魚肉及蔬果降。左祝召行初獻禮。二祝以主人詣案前。炷香酌酒于茅沙。祝跪曰。年月日。具官孤子柁。敢告于顯考脩撰渭陽公曰。日月如矢。奄及卒哭。夙興夜處。號痛不寧。謹列庶羞。哀薦成事。將來日躋附父于爾顯祖。考總旗府君。尙饗。俯伏興。復位。亞獻終獻。侑食闔戶。辭神。皆如虞。自是。主人日味爽焚香稽顙。有異味則奠。不拘朝夕。哀至哭。賓至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居倚廬。剪屏楣。其遇朔望及俗節。主人以下哭奠。或之墓。

卒哭明日而祔。祝設渭陽公之祖考妣位于廟中。南面。設渭陽公位于廟中。東南。西向。執事者設奠。如卒

哭有二卓。黎明，主人兄弟倚杖于階，入詣靈座前，哭盡哀，祝止哭，乃變白服詣廟。左祝抽簾啓櫬，奉顯祖考總旗府君顯祖妣鄭氏神主于座，遂以主人還詣靈座所哭，祝奉渭陽公神主詣廟。主人兄弟哭從，如從柩儀。至門，二祝止哭，右祝啓櫬出主，置于位，西向。左祝召敍立參神，主人兄弟皆再拜。及降神，執事者進饌如虞。左祝召行初獻禮，二祝以主人詣祖考妣前跪，炷香酌酒。左祝跪曰：「孝曾孫具官柎，謹以潔牲粢盛醴齊，告于曾祖考總旗府君、曾祖妣鄭氏、隋附爾孫勅封脩撰某，尙享俯伏興，祝以主人詣渭陽公位跪，炷香酌酒，祝跪曰：「薦附事于顯考脩撰渭陽公府君，適于爾祖考總旗府君祖妣鄭氏，尙享，皆不哭。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皆如儀。左祝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匱之，納渭陽公神主于靈座，出廟門。主人哭從，如來儀。右祝止哭，卒禮。」

百日前夕，主人兄弟焚楮哭奠，告曰：「來日百日，□□脩易，不勝哀殞，祇從今俗，哀薦常事。」厥旣朝奠，比午，主人兄弟暨宗人戚人遂之墓，是日也，有徵夢，焚新衣于祖冢。主人兄弟皆號啼擗踊，其餘皆如復三儀。凡朝夕奠，皆出主，重九前夕，主人兄弟焚楮哭奠，告曰：「來日重九，節令脩易，不勝哀痛，告廟則宗人或子弟辭曰：「來日重九，節令屢易，無任悽愴，焚楮不哭。」厥明，宗人獻糕于廟，主人朝奠，凡筵亦獻糕，比晡，則率兄弟宗人哭奠于墓。十月朔，薦餛飩，冬至，薦長麪，元日殷祭，有鼎俎，立春薦餅，端午薦角黍，及五月十有四日，公生忌也，薦長麪，其儀皆如重九。祝辭則各異，臘朝薦粥，元宵薦燈饌，止于几筵。清明祭掃，止在墓。」

小祥用初忌前期沐浴夕奠如初厥明陳器具殷奠陳練冠服葛絰及諸應易之服于祔階下具左祝出主人下入哭如初出就階下執事者各爲易其服復入哭左祝召哀止復位再拜行初獻禮祝辭稱常事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噫歆啓門辭神焚楮皆如卒哭主人食菜果惟朔日月半哭奠

大祥用第二忌日前期一日主人沐浴陳器具饌設次陳禪服服絹齊旣序立哭儀如小祥祝止哭跪于主人之右祝辭稱明日大祥禮當遷主入廟茲將告廟祧主并改題諸考妣神主無復能奉几筵矣無任哽絕謹告拜興乃詣廟執事者先期陳饌于廟主人下變服序立祝出主主人下參神再拜主人詣香案上香酌酒昭辭稱遠孫具官柎昭告于如先高曾祖考妣暨安人宋氏茲以先考具官府君大祥禮當遷主入廟先祖考妣神主當祧高曾祖考妣神主當改題世次迭遷不勝感愴拜興執事者進取主置卓上洗當改字粉塗候乾善書者以次改題訖主人親安主于龕中虛西一龕俟新主祝召辭神再拜侍者紙裏祧主于別卓焚楮及祝文畢主人再拜謝題主者厥明具奠入哭易禪服及參神以下皆如小祥儀遂遷主詣廟主人下哭從婦人哭于堂後至廟門哭止執事者徹几筵斷杖弃屏處乃安新主先期羣主前皆設饌主人徧注酒于各爵詣案前跪祝辭稱是日謹遷先考脩撰之主于廟矣奉安訖謹告再拜禮畢乃遷祧主于廳事具饌主人再拜詣香案前跪上香酌酒祝辭稱先王制禮祀止五代心雖無窮分則有限神主當祧不勝感愴再拜畢遂奉祧主瘞本墓側焚香酌酒再拜畢遂饌于本塋土地前亦如禮有祝辭卽日又哭奠于新冢如初祝辭曰已奉主入廟矣奔走墓道旁永嚴靈無

任傷苦云。

禪儀亦略同于小祥。其迎主于寢。送主于廟。皆告廟。是日。執事者爲脫禪服。易縵色衣。終其月。祭日卜八月二十七日。九月始御樂。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問禮生先野涇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著者

呂

枏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